

# C B A 話 神 歐 北

冊 下

---

著 璜 方

行 印 局 書 界 世

# ABC叢書發刊旨趣

徐蔚南

西文ABC一語的解釋，就是各種學術的階梯和綱領。西洋一種學術都有一種ABC：例如相對論便有英國當代大哲學家羅素出來編輯一本相對論ABC；進化論便有進化論ABC；心理學便有心理學ABC。我們現在發刊這部ABC叢書有兩種目的：

第一 正如西洋ABC書籍一樣，就是我們要把各種學術通俗起來，普遍起來，使人人都有獲得各種學術的機會，使人人都能找到各種學術的門徑。我們要把各種學術從智識階級的掌握中解放出來，散遍給全體民衆。ABC叢書是通俗的大學教育，是新智識的泉源。

第二 我們要使中學生大學生得到一部有系統的優良的教科書

或參考書。我們知道近年來青年們對於一切學術都想去下一番工夫，可是沒有適宜的書籍來啓發他們的興趣，以致他們求智的勇氣都消失了。這部ABC叢書，每冊都寫得非常淺顯而且有味，青年們看時，絕不會感到一點疲倦，所以不特可以啓發他們的智識慾，并且可以使他們於極經濟的時間內收到很大的效果。ABC叢書是講堂裏實用的教本，是學生必辦的參考書。

我們爲要達到上述的兩重目的，特約海內當代聞名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以及力學的專門研究者來編這部叢書。

現在這部ABC叢書一本一本的出版了，我們就把發刊這部叢書的旨趣寫出來，海內明達之士幸進而教之！

一九二八，六，二九。

284.7  
740-33  
: 2

## 目次 下

第十三章	海洋諸神	一
第十四章	美及戀愛之神佛利夏	五
第十五章	真理與正義之神福爾塞底	九
第十六章	命運女神	一一
第十七章	火神及惡神洛克	一七
第十八章	神之使者與守望者	二九
第十九章	戰陣女郎凡爾凱爾們	三四
第二十章	冥世的神話及死神赫爾	三七
第二十一章	巨人族	四一
第二十二章	神之劫難	四五

第二十三章 喜古爾特傳說……………五六

參考用書表……………九二

北歐神話ABC  
下

方

壁

# 北歐神話 ABC 下

## 第十三章 海洋諸神

在北歐神話中，正式的海神是愛吉爾 (Aegir)，他是深海之神，和那位夏神而兼視為近海之神的涅爾特是二族。他是既不屬於天上諸神的阿息耳族，又不屬於近海及風諸神的伐娜族，而為獨特的一族，以波濤汹涌的深海為他的領土。

他管領着海中的風濤，是一個老人，有長而白的頭髮及鬍鬚。當他到波面來時，他追逐海船，顛覆了，拉牠們到水底的他的宮裏。

他的妻是他的姊姊瀾 (Rán 義為強盜)。這位女神的惟一消遣法是在危險的礁石旁撒下了她的網，捕取往來的船隻；她是和愛吉爾一樣的貪婪而殘忍。



瀾又被視爲海洋中的死神；凡溺死於海中者，都被瀾帶下去，她有像伐爾哈拉一樣的宮，專款待那些死者。因爲她是很貪財的，所以溺海者必帶些金子在身上，說是可以獻給她，得她的歡心。

愛吉爾和瀾生了九個女兒，名爲揚波之女；牠們都是雪樣白的胸脯和臂膊，深藍的眼睛，柔輦妖嬈的身體。她們喜歡在水面上遊戲。她們穿透明的青色，白色的，或綠色的紗衣。有時她們的遊戲成爲惡鬧，則互相擣頭髮，撕衣服，猛衝在礁石上，疾聲呼號。但是除非她們的哥哥——風，先出來，她們是出不來的。

這九個女郎又常是三人一組地出來；她們常常追隨在尾金的船旁，幫助他們達到目的。

因爲海給北歐人的危險和損失很多，所以這海神愛吉爾及其妻瀾，是北歐

人所不喜歡的神。

除了這兩位主要的海神而外，又有次要的海神，都是有一個魚的尾巴的；

這一類中，女的名爲昂騰司 (Undines)，男的名爲司托洛姆卡爾司 (Stromkari) (，尼克息司 (Nixus)，或南克卡爾 (Nekkar)。在中世紀時，北歐人相信這些小神常常到陸上鄉村中遊戲。有時他們坐在岸旁，梳他們的金色的或綠色的長頭髮，彈他們的豎琴。他們都是無害的快活的海洋神。

更次等的海神是鮫人。有許多故事講到女鮫人如何變了鵝或海鷗。她們常把她們的羽衣留在沙灘上，如果人們拾得了，就可以強迫那美貌的女鮫人做他的老婆。

此外又有居住在大河裏的女神名爲羅萊呂 (Lorelei)，因爲據說她們常坐

在羅萊呂礁石上，故得此名。她們都是會唱歌的女郎，常常用她們的銷魂的歌聲引誘水手們迷亂而投入水中。

據許多傳說，羅萊呂們是萊因河神的女兒，白晝潛伏水底，夜間出來高坐在礁石上，瞭望往來的船隻。她們的迷人的歌聲隨風吹入船上水手的耳中，可憐的水手們便會迷失了本性，忘記了工作，直到他們的船撞在羅萊呂礁石上粉碎而死。能够逼近着見這些女郎們的，據說只有一個青年漁夫。他每天拋網的時候，常見一個美麗女子唱歌，而且指點他應該在何處拋網可得更多的魚。後來這漁夫忽然失蹤了。大概是被羅萊呂拉到水底下做了永久的伴侶。

又據另一傳說，則謂曾有兵團住了羅萊呂礁，想捉這些太會惡作劇的女郎。可是羅萊呂女郎念了咒，所有船上的兵士都動彈不得。然後萊茵河水分開了，深可見底，有一輛綠車，駕以白馬，迎諸女郎下去。河水就又復了原狀，兵士們也都能動了，可是女郎們已經沒有影蹤。據說從此以後羅萊呂礁上不再見

這些迷人的唱歌的水神。

## 第十四章 美及戀愛之神佛利夏

佛利夏 (Freyja)，北歐的美及戀愛之神，是涅爾特的女兒。在日耳曼，她和佛利茄混爲一人，在腦威，瑞典，丹麥及冰蘭，她是獨立的神。

當佛利夏和她的父親到阿司加爾特爲質的時候，神們驚羨着她的非凡的美色，立刻將復爾克范格 (Folkyng) 之地及一座大宮色斯靈尼爾 (Sessrymnir) 給她住。這宮是非常之大，能够容受佛利夏的軍隊一樣多的客人。

雖然佛利夏是美色及戀愛的女神，可是並不專指着女性的美和兒女的愛情。她有極純正的陽剛的性格，她領導着凡爾凱爾們（想來我們不會就忘記了這些白臂膊的馳逐於戰場的女郎們）到戰場上挑選戰死的勇士，一半的勇士是歸她帶去安置在她的色斯靈尼爾大宮，這裏的一切待遇和奧定的凡爾哈拉宮相同

。除了這些戰死的勇士而外，世間純潔的女郎及忠實的妻，死後亦得入此色斯靈尼爾大宮，與所愛者團圓。這種生活是北歐的英雄的女子所醉心的理想生活，因希望入此宮而殉夫的女子，據說在古代的北歐是很多的。人們關於戀愛的祈求，也是佛利夏所常常留心聽取。她常常盡力撮合那些戀愛着的一對兒。

因為是代表英雄的陽剛的美，佛利耶的上半身是戰士的裝束，金鎧，戴盔，執盾與矛，下半身方是平常女子的裝束。

佛利夏也被視為大地之人格化（北歐神話是用了許多女神以代表大地之各方面現象的，我們已經說過很多，現在這里又是一例）。在這意義上，所以她的丈夫是象徵了夏天的太陽（北歐神話又常用許多男神來象徵太陽在四季中的各現象；夏天的太陽除已有伐利及佛利象徵過，此又為一例）的奧度爾（ODIN）。佛利夏很愛她的丈夫，生二女，一名 Hlorr，一名 Gersemi。因為是極可愛

的兩個女孩子，所以她們倆的名兒也就成爲一切可愛可貴之物的通稱。

但是奧度爾的愛情却是沒有那麼專摯。和佛利夏同居久，奧度爾厭了，忽然出門漫遊，不知所往。佛利夏孤寂地守在家裏，傷心墜淚；她的淚水滴在石上，石爲之軟，滴在泥中，深入地下化爲金沙，滴在海裏，化爲透明的琥珀。經過了許久時候，不見奧度爾回來，佛利夏自己出門尋訪；她走遍了世界各處，且哭且尋，因此世界各處地下都有黃金。

後來終於在陽光炫耀的南方的安石榴樹下，佛利夏找見了奧度爾，那時佛利夏的快樂和新婦差不多。爲紀念這安石榴，北歐的習慣直至現在，新嫁婦是戴着安石榴花的。

奧度爾又被視爲「熱情」或「戀愛之肉的快乐」之象徵；這便是佛利夏所以追逐而不捨的緣故。

佛利夏當然是極喜歡首飾的。她從黑侏儒處得了一根黃金的頸鍊，更增加了她的美麗。她這金鍊是不離身，只借給過菽耳一次（菽耳喬裝爲佛利夏的事。想來我們還記得），惡神洛克曾經設法要偷這金鍊，幸而得守望神赫姆達爾看見了。

鷹毛的羽衣也是佛利夏的一件法寶。披這衣時，可以變爲鳥。這件衣，曾經屢次借給洛克。

佛利夏常和她的哥哥佛利同車出去，很慷慨地撒布佛利的金車裏的花果到世間。可是佛利夏也有她自己的車子。駕車是兩匹貓。據說這象徵了柔和與肉感的貓，是佛利夏的心愛的動物。

雖然佛利夏的正式丈夫是奧度爾，可是和她發生過戀愛關係的却很多。自神們以至巨人侏儒都渴望要得佛利夏爲妻。她的金鍊似乎也是用愛來換得的。可是佛利夏不喜歡巨人。叔列姆偷了菽耳的雷鎚，要得佛利夏爲交換，雖然菽

耳親自去求，佛利夏却堅不肯。至於神們，正如洛克罵佛利夏的話，都會和佛利夏有過肉體關係。

## 第十五章 真理與正義之神福爾塞底

真理與正義之神福爾塞底 (Folger) 是光明神巴爾達爾和南娜所生的兒子，是神們中間最聰明正直而且善於雄辯的一位。當他生後，神們就舉他爲十二位正神之一，且以爲真理及正義之神。他的宮名爲格利忒尼爾 (Gleithi)，銀頂金柱，遠遠地就可望見。

他每天聽受神們及人類的訴訟，定判決詞。他是很公平，又善辯論，所以他的判詞沒有一個人不心服；在他面前所起的誓，沒有人敢背叛，如果背叛了，就要受到他的正直不私的處罰——死。他又是立法者。據說北歐人最初的法律是這位神所訂定的。關於這點，有傳說如下：

古先的佛里斯蘭人(Frisians)要創造一種大家共守的法律，特舉了十二位最聰明的長老辦理這件事。這十二位長老搜集了各部落及各民族的習慣風俗，作為法典的基本材料。這一步工作既已完成，十二位長老乃駕一小船，想找一個清靜的地點，細心研究那些材料。可是他們的船剛剛離岸，暴風雨就來了，小舟被吹入海中，迷了方向，十二位長老也失却駕駛的能力。

於是這戰慄的十二位禱告福爾塞底乞援。突然他們看見他們中間多出一位，成了十三個了。這生客沒有說一句話，坐在舵位上把舵，向波浪最高的地方前進，却是不多時，就到了一個島上。生客就離船上岸，十二位長老也跟了上去。生客又取戰斧擊地，綠草中立刻噴出一縷清泉。生客飲泉，十二位長老也學他的樣。於是他們都在草地上坐下。十二位長老開始審視這位生客，覺得他和他們十二個每人都有點相像，却又實在是另外一個人。

突然生客發言了。他的話語始而徐緩，繼而漸快漸興奮。他在口述一種法

典，很周到很巧妙地包括了十二位長老所搜集的各部落各民族現有習慣風俗之一切優美點。當說話完時，這位生客忽然不見了。十二位長老始知這生客就是福爾塞底親自來爲他們訂定法律。於是他們呼這小島爲福爾塞底島（神聖的島），永遠爲北歐人所敬視。即尾金們亦不敢侵犯。

重大的裁判，時時在這「神聖的島」上舉行。裁判官先必須飲島上的泉水，以紀念這位真理和正義之神。這泉水亦被視爲神聖，曾飲此水的牛羊亦不得再殺。

據說福爾塞底只在春夏秋三季裁判，所以北歐人在冬季不舉行裁判；他們以爲陰沉黑暗的冬季是不宜於光明正直心之存在，所以裁判是不適宜的。

在阿司加爾特的許多神們中，只有福爾塞底似乎與「神之劫難」無關；他不曾參加神之最後一戰。

## 第十六章 命運女神

北歐的命運女神總名諾倫司 (Norns)，不是神們的隸屬，也不是神們的同儕；不是的，諾倫司的判詞就是神也得服從的。她們決定了神的命運，也決定了人類的命運。

諾倫司是姊妹三個，大概是巨人諾爾尼 (Norns) 的後代；這個諾爾尼就是女神諾忒 (夜) 的父親。當神們的黃金時代告終，罪惡漸漸發生在這宇宙間，甚至阿司加爾特也不免的時候，諾倫司三姊妹就在大白楊樹伊格特萊息爾 (生命之樹) 左近出現，而且選定了她們的居處在烏爾達爾泉——這就是神們天天會議的所在。據有些神話學者之所說，則諾倫司三姊妹的職務是以將來的罪惡警告神們，吩咐神們善用現在，而且告訴神們以全部的過去的經驗。

這三姊妹名為烏爾特 (Urd)，浮爾騰第 (Vardandi)，斯古爾特 (Skuld)，代表了過去，現在，未來，這三時間。她們的主要業務是：織造命運之網，每天從烏爾特爾中汲水來澆灌生命之樹，並在樹根上壅培新土，務使這聖樹永久

新綠而活潑。或謂她們尚有一工作則爲看守那些掛在生命樹枝頭的青春蘋果，只許伊童來採，不許別人來偷竊。

諾倫司三姊妹又飼養一對鵝，這是世上鵝的始祖。有時，諾倫司她們亦自己化爲鵝到地上來遊戲，像鯨人似的在各種湖沼河川中泅泳，時時將未來的事指點給人類。

諾倫司三姊妹有時織了很大的命運網，一端起於極東的高山，又一端則入於極西的西海。網的線很像羊毛，顏色是隨時而不同，如果有一條自南而北的黑線，那就是死喪的表記。三姊妹投梭織造的時候，常唱一種莊嚴的歌。似乎她們並不是依了自己的意志而織造，却是盲目地在遵從着執行着 *Olo* 的意志，*Olo* 是宇宙間的永在律，最古老且最高的力，無始而亦無終的。

三姊妹中的烏爾特及浮爾騰第是好性情的人，至於第三位，斯古爾特，脾

氣却不大好，常常把快要完成的手工撕得粉碎，拋在空中隨風飛散。

因為三姊妹是代表了時間之三態的，所以長姊烏爾特是老而衰頹，常常向後回顧，似乎念念不忘過去的什麼人和什麼事；二姊浮爾騰則正在盛年，新鮮活潑，勇敢，目光直向前面；至於斯古爾特這老三呢，通常是密密地躲在面網裏，不示人以真相，臉向着的方向，和烏爾特相反，手裏拿一本書或一卷紙，都是不展開，是表示未來之神秘不可得知的。

每天有神們找這三姊妹譚話，問以各種事情，求她們給以指點。甚至奧定自己也常到烏爾達爾泉邊聽這三姊妹的忠告。除了關於衆神及奧定自身的命運，諾倫司們是有問必答的。

和諾倫司有關係的傳說，以諾倫那格司泰 (Nornagosta) 的故事為最有名。

這故事的梗概略如下述：

有一次，諾倫司三姊妹閒游到丹麥，在一個貴族將生第一子的時候，她們進了這貴族的家。她們直入產婦的臥房，第一諾倫司許初生之嬰孩將美麗而勇敢，第二諾倫司許以將成大富人與大詩人。第三諾倫司未及言，而貴族之鄰人已聞此奇蹟，轟擁而至，擠滿了一室，竟粗暴地將第三諾倫司推下了坐椅。

於是此老三怫然不悅，站起來說，她的二個姊妹的慷慨是徒然的，因為她將給這新生的嬰孩的生命只和床前的小蠟燭一樣長。

小蠟燭業已燃燒過半，眼見得搖搖要燼了。

母親抱住了嬰孩，心也碎了。第一諾倫司不願自己的允諾被這樣取消，而又無從使她的妹子的話語收回效力，乃取此小蠟燭吹熄之，遞給那母親，吩咐她寶藏着，等到將來一天她的兒子活得厭倦了時，再取出來燃完。

爲的紀念諾倫司，這個孩子就定名爲諾倫那格司泰。母親謹藏着那半截短燭。諾倫那格司泰美麗勇敢，大富且爲大詩人，一一如諾倫司所言。既長成後

，母親乃以生命所關的殘燭給他，告以原委，藏於他的琴中。

諾倫那格司泰老了，却並不厭倦生活；他的詩人的心常常是在青年時期，勇敢而且活潑。他活了有三百多年，直到奧爾夫國王強迫人民信奉基督教的時，還沒厭倦生活。奧爾夫也強迫這位老詩人受洗禮；且爲的要給人民看，諾倫司的預言是不足信，又強迫諾倫那格司泰取出那寶藏了三百多年的殘燭來燃燒，不料燭盡時，諾倫那格司泰也倒在地上死了。

即使是在基督教時代，運命的權力還是不可動搖的。

諾倫司有時亦稱爲法拉 (Vala)，或女預言者。預言這種神祕的能力，在北歐人看來，是女子所獨具的。法拉們的預言有至高的權力，且不能詢其理由，相傳羅馬大將特魯蘇司 (Dionysus) 曾遇一個法拉，告以不可渡愛爾白河，後來特魯蘇司果遇反攻而大敗。法拉又曾預言特魯蘇司的死期，果然不久他墮馬

而死。

這些女預言者又名爲 *Idies, Dices, 或 Hagedices*，大都住於森林中或古墓中，而且常伴着侵略的軍隊。她們騎馬在先，鼓勵戰士們衝鋒，她們從俘虜身上吸取血液。

北歐人又相信每一活人必有一指導的靈鬼名爲 *fylgja*，伴着他終生，此靈鬼或爲人形，或爲獸形，除在將死之時，不可得見。

諾倫司的比譬的意義是很明瞭的，但有些神話學者仍將這諾倫司認爲原始人之自然現象的解釋，以爲諾倫司是空氣的象徵，她們所織的網是雲，而撕破的網則爲被飄風所吹散的雲。又有些神話學者則謂第三諾倫司的斯古爾特是死神或冥王赫爾之化身，又有謂斯古爾特亦爲凡爾凱爾之一。

## 第十七章 火神或惡神洛克

我們已經講到關於洛克的許多故事。這位「神」，在一般地說來，是象徵了宇宙間的惡勢力，可是北歐人又給與他別種的性格，所以弄成了很複雜。

最初，洛克不過是灶火（別於雷這「天火」而言）的人格化。火是能爲人福，亦能爲人禍的；洛克亦然。他的行動，最初是善惡兼半，並且他的惡亦非出於故意，只是「無心之惡」而已。這時的洛克是一位神。

但後來，洛克的「無心之惡」，漸漸成了有意爲惡；他成爲神與魔的混合品，那時候，洛克便成爲代表了惡勢力的「神」了。最後他成爲阿司加爾特的叛徒。

當洛克還是爲善的神的時候，他又象徵了「生活的精神」；但當他後來成爲惡神的時候，他又象徵了「生活之誘惑」。

和菽耳對照着，則菽耳是北方人的活動的象徵而洛克是消遣的象徵。菽耳曾和洛克有過一時的結伴，就是北歐人認知了「活動」和「消遣」在生活上都

是必要的。菽耳常是誠懇的，忙於工作的，洛克則對各事都以遊戲態度出之，終至於成爲喜歡作惡的習慣，成爲只知自私與詐譎。

洛克所代表的惡是世上最普遍而且在先並不大使人嫌惡的尖刻狡猾和愛開玩笑的惡。因此，洛克最初仍爲阿司加爾特神們所容納，並以爲會議中之一人，且又不幸常聽從他的提議。

關於洛克的身世，北歐古代的詩人就有多種的說法。或謂他是奧定的弟兄，或謂並無親族關係。據這一說，則洛克還是奧定出生以前的「神」，就是宇宙間最原始的物質的人格化；他是水巨人伊密爾的兒子，他的兄弟是，卡利（Calor，空氣）和赫勒爾（Hylor，水），他的姊妹是可怕的海之女神瀾（這是上面已經說過的了）。據這說法，洛克是被視作原始的「地下火」的。但別的神話學者則又有第三說。這以爲洛克是巨人勃爾格爾密爾（這個霜巨人的始祖，我們

在第二章中也提到過名字)的兒子，勃爾格爾密爾是在伊密爾被殺後流血成洪水時惟一的倖存者。

洛克的第一次結婚是和古洛忒(Gle, 熾熱)，生下兩個孩子：呂雷(餘燼)和Fiimyrja(灰)；都是女的。現在斯坎底那維亞的家主婦們看見燃旺的木柴在灶中爆響，還說是洛克在打他的孩子。他的第二次結婚是和女巨人安古爾蒲達，生了三個可怕的兒子，一是狼芬利斯，一是大蛇俞爾芒甘特爾，又一是死神赫爾。這都是先前講過的了。他還有第三次結婚，是和西強音(Sigfr)，生了二子，娜爾弗(Narve)和法利(Vali)。

洛克既被視為惡神，北歐人是只有畏懼，並無敬奉，所以他沒有廟祀。在他是象徵了火的這一面，他有時又被視為代表了夏天的太熱的太陽光；農人們常稱太熱天為洛克種橡實，亦謂日光晒乾了水為洛克在喝水。

洛克的故事常滲雜在別的神們的故事中，我們已經說過許多，現在只把他

的獨立故事略述如下：第一故事還是說好的方面的洛克，第二故事則敘及洛克的結局。

巨人斯克爾姆司利和一個農夫賽棋，巨人贏了。他們本來賭的有彩，現在巨人就要取去他的彩——農夫的獨子。可是因了農夫的要求，巨人允許寬限一天，讓農夫將那孩子藏起來，如果巨人找不到時，事即作罷。

農夫乃祈求奧定幫助他。奧定在天上聽得了，就親自下來，將農夫的孩子化了一粒麥，藏在大麥田中的一枝麥穗上。

次日，巨人斯克爾姆司利來了。在農夫的屋子裏找不到那孩子，巨人拿了一把大剪子就往外跑。到了麥田中，他用剪子分開那些麥桿，終於被他找到了奧定藏着孩子的那枝麥穗，就剪了下來。奧定在天上早已看見，趕快從巨人手裏搶下那孩子變的那粒麥，仍還原為孩子，交給那農夫，說是他——奧定已經

無能爲力。

巨人又寬限一天，再給農夫一個同樣的機會。

這次，農夫祈求海尼爾的幫助了。海尼爾將那孩子變爲池中一隻鵝的胸前的一根細絨毛。可是巨人斯克爾姆司利在又次日來時，看見了這隻鵝，就猜到其中的把戲，立刻把鵝頭頸咬下來，如果不是海尼爾手快，則變化爲絨毛的孩子早已跑進巨人的大肚子去了。海尼爾把孩子還原爲原形，交給農夫，也說他沒有辦法了。

於是巨人第三次寬限，再讓農夫試試第三次的機會。

農夫現在只好向洛克祈求了。洛克將這孩子帶到遠遠的海邊，將他變爲小小的鱈魚肚子的一粒小小的卵。但是他知道巨人的利害，就在海邊等着。巨人果然來了，手裏拿着釣具。洛克緊跟着。巨人釣了一會兒，釣起一條鱈魚來，恰就是藏着農夫那孩子的一條。巨人剖開了魚肚子，在無數的魚卵中找了半天

，居然又找着農夫孩子所變的那一粒。

洛克情急，便從巨人手裏搶過那粒卵子來，立刻還原爲農夫的孩子，使他快跑，並命令他須穿過那邊的一個船庫，而後隨手將門帶上。

巨人斯克爾姆司利也立刻跟在後面追。當他也跑進那船庫的時候，不料他的頭却撞着了洛克預先埋伏着的一支槓，便跌倒在地上。乘這機會，洛克趕快砍斷了巨人的一條腿。但是斷腿自己能動，移到巨人身邊又將接上了。洛克也是行家，知道這是魔術，便趕快再砍斷巨人的另一條腿，在斷腿與本身之間投下了鐵片和火石。這便破了巨人的魔法。

巨人既被殺，農夫的孩子又得安全。農夫從此以爲洛克是最有本領的神。

第二故事中的洛克充滿了惡作劇的詐譎，結果是使阿司加爾特的神們在天  
上流血，促近了「神之劫難」的到臨。

雖然神們有了那神奇的虹橋皮孚洛司忒，又有可靠的神橋守望者赫姆達爾，可是神們還覺得不夠，深恐一旦霜巨人們殺上阿司加爾特來。他們打算再建造一座堡。當他們正在計議如何建造的時候，來了一個面生的建築家，願意承造這座堡，如果神們能以日月及美神佛利夏為報酬。神們大怒，以為這個建築家太狂妄了。但是洛克提議，不妨姑且答應那建築家的要求，但也要給他最嚴酷的條件：一是須在冬內完工，二是除了建築家和他的馬斯伐迪爾反爾（Masfaðir）不准有別的人幫忙。

這樣苛刻的看來是不可能的條件，建築家居然答應了。白天他建造，夜間他搬運石頭。工程進行得很快，不久就完成了了一半；到冬盡的最後一天，只剩一個拱門了，而這一點小工作，當天晚上那位建築家一定可以做成功的。

眼見得太陽，月亮，和美麗的佛利夏都要不保了，神們都埋怨洛克；如果洛克不想個補救之策，神們會殺了他。

在這裏，洛克的狡獪又有用了。他跑到那匹馬斯伐迪爾反爾搬運石頭的樹林子裏。這匹好馬斯伐迪爾反爾正拖着一段極大的石柱。洛克變爲一匹牝馬，從黑暗中衝出去，對斯伐迪爾反爾作春情的嘶鳴。因爲這匹牝馬是美麗的牝馬，而况嘶鳴的又是那樣淫逸，所以工作中的斯伐迪爾反爾就丟開了石柱去趕逐那匹牝馬了。建築師的喝止也沒有效力。化爲牝馬的洛克很巧妙地往森林深處跑，斯伐迪爾反爾在後追着，建築家又在後追斯伐迪爾反爾。這樣就把整整一夜消費了。

這位建築師不是別人，正是太古時代殘存的一個水巨人的化身。他回到阿司加爾特，大施暴跳，說神們不該用詭計；他幾乎殺了衆神，幸得菽耳趕回來，一雷鎚將這假裝的水巨人打死。

這一次，神們僅賴詐術與菽耳的強力救了自己。兩者都不是阿司加爾特的榮譽所能堪的。神們很憂慮，知道他們的「劫難」之期是一天一天逼近來了。

此後洛克又做了許多惡事，直到被稱爲「不義的洛克」。可是神們還勉強容忍他。他使詭計殺了巴爾特爾這件事，很激動了神們的公怒，接着他又變化爲老婦人預克不肯爲巴爾特爾滴一點眼淚，以至巴爾特爾不能從冥間回來。於是神們斷定洛克身中已經沒有絲毫的善，便驅逐洛克出阿司加爾特。

海神愛吉爾知道阿司加爾特的神們正爲巴爾特爾的死而悲悼，爲洛克的惡行而生氣，特備了盛筵，請神們到他海底的珊瑚宮裏遊玩。神們欣然去了。可是在歡樂的宴會中，神們突發見洛克也在，像一個黑影似的只在他們左右前後。神們生氣，斥洛克出去；洛克報以惡罵。正鬧得亂紛時，洛克又殺死了愛吉爾的侍者芬芳。於是神們怒起，將洛克趕出珊瑚宮。

擾亂告一段落，神們再入座，不料洛克又偷偷地跑進來了。他的罵聲充滿

了宮內；他數說神們的不才，神們的閨房不潔，最後他對於女神喜夫說出穢污的話來了，這却激怒了菽耳；不顧是在筵席上不便流血，菽耳早拔出了他的雷鎚。洛克知道這傢伙的利害，趕快逃走，不敢再進來。

經這一次，洛克知道再沒有進阿司加爾特的希望了，並且料到神們一定要捉他殺他，他就跑到山裏造一茅屋，有四個門，終天大開着，準備萬一之時逃走。他預定好計畫，如果神們來捉他，他就逃入近旁的大河，化爲鮭魚。但一想到假使神們織了海之女神瀾所用的那樣的網，他還是不能倖免，洛克就先來自己織一個網，自己來試驗一次。

網織成了一半，洛克看見奧定，菽耳，克伐息爾（我們總還記得是這個小東西的血做成了詩歌天才的仙醪的），遠遠地來了。洛克將半成的網投在火中，就逃出來跳在河裏，化爲鮭魚，藏在兩塊石頭之間。

神們看見茅屋裏沒有洛克，正沒有辦法，克伐息爾却瞥見了那個沒有燒完

的半完成的網了。這個聰明的小東西立刻聯想到洛克也許是打算變魚，提議到近旁河裏去找。但是洛克躲在河底的大石頭上，網不起來。當神們拉起了網，正待再投下水去的時候，洛克一跳，企圖出水逃走。他第三次跳得很高，幾乎可以逃走了，却被菽耳在空中捉住了，逼他現了原形。

神們將洛克禁閉在地下穴內，用他的兒子娜爾弗的內臟作為繩索。娜爾弗是被他的兄弟法利所撕殺的，神們因此處罰法利，使變為狼。這些內臟所變的繩索緊緊地扣住了洛克的手腳，使仰面躺着。神們又恐這些繩索還不够堅固，又設法使變成爲鋼。

女巨人斯卡提，冷冽的山泉水的人格化，洛克（地下火）的死敵，又取一毒蛇縛在正當洛克頭頂的岩石上。蛇的毒涎滴下來，剛落在洛克的不能轉動的臉上。但是洛克的忠實的妻西強看也立刻來了，拏盤子接住了蛇涎。如此直到天地末日，神之劫難來到時，洛克從幽囚地逃出來，和霜巨人等連合起來，燬滅

了阿司加爾特的時候爲止，西強音總是守在洛克身邊，高擎着盤子承接毒蛇滴下的口涎。偶而因爲盤子滿了，須得去倒空，西強音離開她的「崗位」若干時，那麼，蛇的毒涎就要落在洛克臉上，那時這位惡神痛極了，便奮力掙扎，想要脫逃。他把山谷都震動，地都震動了；震駭人們的地震就是這樣來的。

在這裡，女巨人斯卡提的毒蛇的口涎是象徵了山中之水泉，時時從岩縫中滲入地層，和地下火相遇，就蒸發爲蒸汽向上冒，且成爲地震：一個在水蘭等等地方是常有的現象。從這一點上，洛克是地下火的人格化。

## 第十八章 神之使者與守望者

赫爾莫特 (Höfögr) 也是奧定的兒子，善飛行，因此爲奧定之特別侍從，專任跑腿的工作。他又是衆神之使者。有什麼送信的事，都是他的責任。

奧定的無敵的矛岡格尼爾，也常由赫爾莫特荷着，並且又是唯一的能乘那

匹八足馬斯萊比厄爾的神，這馬除了奧定以外是不受駕馭的。

赫爾莫特有奧定賜給他的鎧甲和盔，遇到打仗的時候，他就穿戴起來；據說他雖是文職的「行人之官」，可是也好戰事，他常常和凡爾凱爾們到戰場揀選戰死的勇士帶他們到伐爾哈拉宮中。

平時，赫爾莫特出門送信則帶一杖，名爲 *Gambantein*，這是他的職務的記號。

赫爾莫特的故事均和各神有關，已散見於前；他的獨特的故事則爲奉奧定之命到芬蘭去找預言者的魔法家羅司席哇夫 (*Roosvith*) 問未來之事。這是羅司席哇夫預言奧定的一子（即巴爾特爾）將被謀殺，而且預言須得娶林達爲妻，方能生又一子以報仇。

另一位只在阿司加爾特執務而並不象徵了什麼自然現象的神，就是虹橋

之守望者赫姆達爾 (Heimdall)。他是奧定和九個女巨人所生的兒子。這九個女巨人是波濤女郎，一天在海邊躺着休息，被奧定看見，遂同時並淫之；後來九個合而共生赫姆達爾。在竝時間內，以地之力，海之濕氣及太陽之熱力為營養的赫姆達爾，立刻就長成，到阿司加爾特找他的父親。

那時，神們剛用了火，水，空氣三者，建築了虹橋皮孚洛司忒。却是正待物色一位可靠的橋上的守望者，以防霜巨人們從此橋殺進阿司加爾特。恰好赫姆達爾來了，神們一見就大家同意命他為虹橋的守望神。

爲的要使赫姆達爾成爲最好的守望者，神們就給他最好的耳朵，能在橋上聽得地上山邊草的生長的聲響或是羊毛從羊背上生長出來的聲音；又給他最好的眼睛，能在黑夜看見千里外的東西。此外又使他能够像鳥一般不需睡眠。

赫姆達爾的武器是一把快刀和一隻警角，名爲 Gjallarhorn。如果看見有敵人來，就吹此角，天地冥三界都能聽得。赫姆達爾有時將此角掛在生命樹

伊格特來息爾之高枝（此時就是新月），有時則沉在密密爾（我們大概還記得這位看守着智慧的泉水的老人）的井中。

赫姆達爾常穿白的服裝，特別的是他有一口金牙齒，故又暱名 *Gullicanni*（金牙齒者）。

當洛克尙未被逐出阿司加爾特的時候，有一夜偷進了佛利夏的臥室想偷她的片刻不離身的金頸鍊。可是在虹橋上守望的赫姆達爾却聽得了看見了。他立即去捉拏這個賊，和洛克變形鬥法，終於捉住了洛克，取回美神的金鍊。這一件事是洛克所深恨的，所以後來天地末日到來時，洛克從被囚處逃出來殺上阿司加爾特的時候，竟和赫姆達爾苦戰，二人都死。

赫姆達爾又名爲呂格爾 (*Ygg*)。這名兒之由來，有一件故事，是北歐人對於部落中的階級民衆之由來的說明。

據說赫姆達爾有一次到地上閒逛，在海邊見一座破茅屋，住着一夫一妻，名爲 *Bo*（曾祖父）和 *Boða*（曾祖母）。赫姆達爾自稱爲呂格爾，在這份人家住了三天，教給他們許多生活的智識。後來 *Boða* 生一個黑皮膚粗筋骨的兒子，名爲 *Thral*（勞動者），長大後力大絕倫，喜歡做笨重費體力的事。後又娶妻 *Thra*，也是強壯大脚大手的女子。他們生了許多孩子，子又生孫，所有的「奴隸」這一階級都是從他們傳下來的。

自名爲呂格爾的神又往前遊玩，到一耕地，又在一個小康的農夫家裏過宿了。這家的男子名 *Bo*（祖父）女的名爲 *Arma*（祖母）。赫姆達爾住了三天，教給他們許多有用的知識。後來不久，*Arma* 生一子，名爲 *Boði*，是一個藍眼睛的壯碩的孩子，長大後善於農事，後娶一妻名 *Boði*，生下許多孩子，是爲農民階級的祖先。

赫姆達爾第三次的宿處在一個體面的堡寨內，主人是夫婦，男的名爲 *Boði*

Þr (父)，女名爲 Modir (母)，穿的很講究。赫姆達爾住了三天，就回去了。過後不久，女的生一子，美貌，靈巧而矮小，名爲 Jari。長大後，愛打獵及戰爭，知道魯納文字，後娶一貴族的細腰的妻名爲 Eyja，生許多孩子，是爲斯坎底那維亞各邦王室及貴族之始祖。

這一故事，表示了北歐人很深的階級觀念。他們以爲階級乃由神意所立，並且正如虹橋之有三色，爲水火氣三原素所成，人類中間的階級因而亦有三個：治者的貴族，被壓迫者的奴隸，以及中間的「自由民」性質的農民。

## 第十九章 戰陣女郎凡爾凱爾們

上面已經說過，奧定的特別的女侍者，名爲凡爾凱爾 (Valkyr, 或戰陣的女郎)。這些女郎或爲奧定自己的女兒，例如其中的名爲勃倫喜爾特 (Brunhild

的一位，據說就是奧定的女兒；或爲地上國王的女兒，或爲服從神們的童貞處女而爲神特選上天以成不死身者。

凡爾凱爾們和她們的馬，或謂均爲雲之人格化，她們的閃光的長矛則爲閃電。北歐古詩人相信這些凡爾凱爾受了奧定的命令到世間戰場上挑選勇敢的戰死者帶回到伐爾哈拉宮中享樂，以備將來「神之劫難」到來時站在神的一邊參加那最後的大戰爭。

這些戰陣女郎都是年青的美女。有耀眼的白臂膊白胸脯和金黃色飄揚的長頭髮。她們戴金盔或銀盔，血紅的緊身戰襖，發光的矛與盾，騎小巧精悍的白馬。這些好的小馬能馳驟於空中，走那條長的虹橋，不但負荷了牠們的美麗的主人，還要負戰死的勇士。在戰場上，垂死的勇士接受了凡爾凱爾們的最後的死的一吻，就這樣被帶進伐爾哈拉大宮去了。

因爲凡爾凱爾們是被視作雲的，所以這些馬的鬃毛間又被設想能够落下霜

和露。且因此而這些馬亦被敬視。在北歐人看來，凡爾凱爾及其馬都是有惠於人類的。

凡爾凱爾們不獨在陸地的戰場上挑選勇敢的戰死者，她們亦到海上，從沉破的大龍船裏挑選將死的勇敢的尾金們。被帶到伐爾哈拉宮中，這些水上英雄的尾金們亦和陸地上的勇士享同一的待遇。據說尾金們如果看見凡爾凱爾站在他們的龍船的桅頂上，便知道他到天上的時間已到，於是這些不怕死的尾金就會狂歡着等待最後的凡爾凱爾們的「死吻」。

凡爾凱爾們的人數，各神話學者的說法各不相同；至多是十六個，最少是三個。但普通則說是九人。又謂他們的領袖是愛神佛利夏或運命女神斯古爾特（就是第三個諾倫司）。

平時在天上的伐爾哈拉宮中，則凡爾凱爾們的職務為伺候那些在伐爾哈拉宮中享福的戰死的勇士們。每次傳餐，這些凡爾凱爾們脫下血污的戰袍，換穿

了雪白的長衣，露出雪白的臂膊和胸膊，拿進天上的酒肉來請伐爾哈拉宮中勇士們盡量啖飲。她們這種伺候，正是一個勇敢的北歐武士最所醉心嚮往的。

凡爾凱爾們也常到世間遊玩。那時，她們披了鵝毛的羽衣，化爲白鵝；遇見有好的清溪時，她們常常喜歡脫下鵝衣，到水中洗澡。那時，若被人們看見了，藏過了她的鵝毛羽衣，便可以留住她長住地上；如果要強迫她爲妻，也可以辦到。

據傳說，則謂凡爾凱爾中間有三位，Olrun, Alvir Svanhvite，曾被三兄弟的銀匠留住了做老婆。經過了九年之後，她們方才又飛回天上。

最有名的凡爾凱爾和人類戀愛的故事是關於勃倫喜爾特這位凡爾凱爾的。勃倫喜爾特，或謂即奧定的女兒而爲凡爾凱爾們之領袖。她的人類的丈夫就是北歐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喜古爾特 (Sigurd)，我們以後還要詳細講到。

## 第二十章 冥世的神話及死神赫爾

死神赫爾(Hele)是洛克的女兒，生於寒冷的北方的約丹赫姆；是奧定將她打入尼夫爾赫姆，使管領幽冥九界。她是死神，又是冥土的國君。

赫爾的國土，即所謂冥國，北歐人以為是在地下，須在極北的冷而黑暗的地方走了九日九夜的壞道路，方能達到。冥國的門，離人居的世界極遠，有名的速行的神赫爾莫特騎了奧定的好馬斯萊比尼爾，尙且整整走了九日夜方能達到吉烏爾河(Gjorn)。這裡是尼夫爾赫姆的邊界。河上有鑲金的水晶橋，用一根髮絲吊住，有守橋者，即猙獰的枯骨莫特古特(Motgard)，凡要過橋者，須先向他納血的通行稅。

死後的鬼大都是騎馬或坐車過這條橋。這些馬或車是火葬時附同燒了的。北歐人通常在死者足上穿一雙特別堅固的靴子，為的是到冥國的九天九夜的壞道路須得一雙好靴子方能對付。這靴子特名為「赫爾靴」。

既過了吉烏爾橋，乃有一鐵樹之林，林中只有鐵的樹葉，地上不毛。經過

了鐵樹之林，乃至「赫爾門」，有可怕的血斑大犬加爾姆（Garm）守着，這蟄臥於名爲格尼帕（Ginnip）的黑暗的土穴。這可怕的妖魔只有所謂「赫爾餅」者，能夠買通牠。

在「赫爾門」以內，在刺骨的寒冷與不可透的黑暗中，淅淅地沸滾着大鑊似的，是赫凡爾格爾曼爾泉的聲音，又有冥間九河，其中有名爲斯列特（Silt）的一條，常常流着鋒利的尖刀。

再上前去就是赫爾（冥王）的宮厄爾尾特納爾（Eitner. 悲慘）。她愛吃的肴饌是「餓」，她的餐刀是「貪婪」。她的男僕名爲「無聊」，女僕名爲「怠惰」。她的門房名爲「燬滅」，她的床名爲「憂愁」，她的窗簾名爲「火災」。

赫爾有許多房子容納每天從陽間來的客人；她不但收受一切的殺人罪犯和冤死鬼，她亦收容那些不幸而沒有流血即死的鬼。凡是老死及病死者的鬼都到

赫爾那里。此所謂「病死」又名「草柴死」，特指那些平凡地死在床上的人而言。

雖然赫爾對待那些生前不作惡的鬼魂也還和善，可是赫爾的國究竟是不有趣的地方，古代的北歐人都不願去。他們都不願「草柴死」。男子們都願死在矛尖，或是海中，因為這兩項的死者有被凡爾凱爾們挑選去到天上的伐爾哈拉宮中享福的可能。女子則願意和丈夫一同火葬，因為據說佛利夏也有一座大宮專招待這些戀人。

至於生前作惡或生活醜惡的鬼，則常被貶入死屍之壑那司忒郎特 (Nastirond)，受水泉的浸沉和毒蛇的咬噬。在此受了許多痛苦後，又被投入「大釜」赫凡爾格爾愛爾，於是毒龍尼特霍格乃暫時不噬生命樹之根而來咬他們的骨頭。

赫爾也常到人類的世界來。她騎的是三足的白馬。當瘟疫的時候，如果一村中死了一半人，則說赫爾是用了耙，如果死了全村，則說她是用了掃帚。

北歐人又以為死者的鬼魂亦常到人間來看視他的親人。據丹麥的民間故事所說，則死者的親人的悲歡常常會影響及於死者的鬼魂。有名的「愛吉爾與愛麗司民歌」說已死的丈夫要他的妻常常微笑，因為哭使他的棺中充滿了血滴，而笑則使棺中產生了玫瑰花。

## 第二十一章 巨人族

我們已經說過，北歐人想像宇宙間大冰山中最初產生的活東西是巨人。這代表了醜與惡的巨人自始即代表了美和善的神立於敵對的地位。

當第一個巨人伊密爾為神們所殺後，他自己身上的血成為洪水，淹死了他的一切子孫，只剩下勃爾格爾密爾夫妻一對，逃到北方約丹赫姆；他們成了此後一切巨人的祖先。

這些巨人的名字，在北歐，各有意義。例如「約丹」Jotun 義為「大食量

者」，因為巨人們的食量都是大的可怕。他們喝的本領也不差，故又名 *Drögn*，這個字的意義便是「渴」。別有一解釋，則謂 *Drögn* 是「高塔」；巨人們喜歡造高塔，故得此稱。

約丹赫姆在北極的冷地。巨人們常要向南侵犯，但是他們的笨重的身體，不慧的頭腦，加之又只能用石頭的武器，到底不是靈巧聰明用銅器的神們的敵手。但有一件則巨人們是勝於神們的。即巨人們知道一切過去的事。奧定喝了密密爾的智慧泉以後，曾和最聰明的巨人伐爾叔魯特尼爾 (*Valfrudnir*) 鬥智，結果雖然是奧定勝了，却也全賴他所問的將來的事是巨人所不知道的。

巨人最怕神中的波耳。他的雷鎚是一切巨人的致命的仇敵。

據日耳曼的傳說，地上的山也是巨人造成的。當大地初造成時，還是軟綿綿的一塊，巨人們用腳亂踩，就弄成高高低低的山脈和平原了。女巨人們不喜

她們丈夫的這種行爲，放聲大哭，她們的眼淚就成了江河。但據大厄達，則山谷和江河是伊密爾巨人的骨頭及血汗所造成。巨人們又只宜於在黑夜出來，若見了太陽光，便化爲石頭。這個信仰，在斯坎底那維亞亦有；冰蘭人稱他們的最高的山爲Yggel，大概就是約丹Yggel 一字的音轉。

在瑞士北部，尙以爲山頂的雪崩是巨人的眉頭或肩胛的雪偶然的掉落。

因爲巨人是雪，冰，寒冷，石頭，和地下火之人格化，故亦被認爲乃原始的Fornjotn（這是巨人伊密爾之又一稱呼）之後裔。據這一說，Fornjotn 有三子：赫萊爾（Hael，海），卡利（Kali，空氣），洛克（Logi，火）。這三位實是最初的神，他們的子孫是海巨人密密爾（Mimir），吉密爾（Gymir），格倫達爾（Grandal），暴風雨巨人第亞西（Thiasir），叔列姆（Thyrm），勃利（Beli），以及火巨人芬利斯狼（Fenris Wolf），死巨人赫爾（Hel）。

北歐的貴族多喜歡將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這些巨人。例如佛蘭克 (Franks) 王室的祖先曼洛尾吉阿 (Merovingia) 就說是出於海巨人。曼洛尾吉阿的第一代后，據說是在海邊散步的時候，突有牛形的東西從海內出來，簡直的強姦了她，後乃生曼洛尾烏司 (Meroveus)。

北部芬蘭有一傳說，則謂巨人們有一大船名爲 *Marrigfual*，常在大西洋中航行。這條船之大是可驚的，船長在甲板上巡行須得騎馬，主桅是這樣的高，水手們爬上去時還是青年，下來時則已老了。桅中間有睡覺的地方，也有食物等等。有一次，誤了方向，這條大船走進了北海；因為想快些回大西洋，而不敢在北海這狹地方轉身，就一直鑽進英吉利海峽。不料這海峽愈來愈狹，到了卡力斯 (Calais，屬於法國) 與多維 (Dover，屬於英國) 之間，船身似乎實在不過去了。於是船長命令在船旁多擦些肥皂，這纔總算滑了過去。現在多維的石崖特別白，就因為那時候被肥皂擦很了的緣故。

## 第二十一章 神之劫難

北歐神話的一個特點就是那些神們都有一日死亡。有生必有死，是北歐人的牢不可破的觀念，神們亦不能例外。況且北歐的神們是巨人種和神種的混合品，那就是說，善與惡的混合品，是不完具的非純種的，在他們身體中伏着有死的根，所以在北歐人看來，神們亦必得像人類一樣有一日死亡——經過了肉體的死亡而後達到精神的永存。這觀念：萬有，即使是神，也不免是善惡雜沓的混合品，便是北方人的基本觀念。

因此北歐神話的全結構便成爲戲劇的，是每一步走向頂點或悲劇的結果。在前述的各章中，已經講到神的漸盛及其漸衰敗。我們看見神們如何容納洛克——惡的代表，雜居在他們的阿司加爾特；神們又如何軟弱地聽從了洛克的提議，而且讓他們自己捲入了困難的旋渦，終至犧牲了或損害了他們的道義與平

和。最後，且使洛克盜去了他們的最寶貴的東西，純潔與天真之人格化的巴爾特爾。

至此，神們方覺悟到洛克的精神容忍在他們的團體中是多麼可怕，方才驅逐這惡精神到地上，可是已經太晚了。洛克在人類中間還是作惡，而並不比神們聰明些的人類又在聽從洛克的教唆，一天一天的墮落了；於是神們將洛克幽禁於山洞中，然而又已經太晚了。

這些錯誤，使神們承認古老的預言必要實現，所謂 *Asaph's Prophecy*（神之劫難）已經籠罩在阿司加爾特了。駕馭日月車的蘇爾和瑪尼因這恐怖而臉色蒼白了，抖抖索索地勉強驅車過天空，時時回頭看那些追上來要吃吞他們的天狼；這些天狼愈迫愈近，不久就要咬着他們了。蘇爾和瑪尼不再有笑容了，因而地面也呈現枯索和寒冷，可怕的無盡的冬亦開始了。先是漫天飛下雪花，繼之以從北

方來的咬人的冷風，地面蓋上一層厚的冰。這個可怕的嚴冬繼續了整整的三季，不但不去，却又延長了更壞的三季，一切可愛的東西都已離開地面，人類爲生存競爭所迫，各樣的罪惡都在做了。

在冥世的陰暗的鐵樹林中，女巨人安古爾蒲達（就是洛克從前的妻）用殺人者及淫惡者的骨頭喂養芬利斯狼的凶種哈底（Hæð），斯古爾（Skrill），瑪娜加爾姆（Mangalm）這三條狼。因爲殺人和淫惡的罪人太多了，這三條食量可驚的狼喂得更強壯，張開了血口，更兇猛地追趕着駕日月車的姊弟倆。

空前的奇禍近在眉睫了。地爲之震慄，星從天空跌下來。而被禁錮着的洛克，芬利斯狼，和地下冥府的加爾姆惡犬，都震作精神，奮力掙扎，將他們身上的鐵索弄得震天響，想要脫離束縛衝出來報仇了。毒龍尼特霍格已經嚙穿了生命樹的根，使這棵大樹的枝葉都抖戰着。高棲於伐爾哈拉宮頂的紅色雄鷄高聲報警，立刻密特茄爾特（Midgard，中央之園，即指大地）的雄鷄古林肯別

Guith Leandri) 和尼夫爾赫姆的赫爾冥王的紅黑兩色鳥，都同聲應和。

虹橋的守望神赫姆達爾看見了這些不祥的事，聽得了紅雄鷄的銳叫，立刻拿起他的報警角吹出那等待已久的報警的尖音，立刻全宇宙都聽得這角聲了。

角聲剛起，阿司加爾特的神們和伐爾哈拉宮的厄音赫列阿爾 (Egber) 就是被挑選來的戰死的勇士們) 都從座中跳起來，立即全身武裝，勇敢地離開神宮，跳上他們的奮鬣騰騰的坐騎，潮水一般地從虹橋上衝過，直到尾格呂特廣場。這里便是運命神預言已久的最後大戰的戰場。

同時在海洋中，那條蟠繞大地的巨蛇俞爾芒甘特爾也發怒掙扎，激起空前未有的大浪濤，不久，這凶惡的俞爾芒甘特爾也竄出水來上陸，直赴尾格呂特大戰場去了。這妖魔所激起的巨浪的一個又沖斷了命運船娜吉爾發爾 (Naglfar) 的纜索 (這條纜是用死者的指甲造成的)，恰被脫出了束縛的洛克帶領着墨

司潘耳司赫姆（火之家）的全體的火巨人，乘上這條船，沖破了驚濤，直向尾格呂特戰場。

另一條大船從北方來，赫列姆（Hrím）把舵，滿載着全體的霜巨人，每個全身武裝，也飛快地趕向尾格呂特，要和神們作最後的決戰。

冥王赫爾也從地下爬出來了，帶着她的惡犬加爾姆，和毒龍尼特霍格；這個妖魔的兩翅上戴了死屍在戰場上飛翔。

洛克一上岸，就遇見這些援軍，他就帶領了他們直赴尾格呂特大平原。

突然滿天都變紅了。火焰巨人蘇爾體爾揚起了他的火劍，帶領着他的兒子們，正從天上馳過。他們走上了虹橋，想直沖阿司加爾特，可是他們的馬蹄太沉重了，一聲震動宇宙的巨響，虹橋斷了。

神們知道末日到了，而且他們的無準備無遠見，使他們地位不利；奧定只

剝一隻眼睛，體爾只有一隻手，佛利沒有刀（他的刀已經給了斯吉涅爾，爲的報酬他說親之功），只能拿一隻鹿角做兵器。雖則如此，神們却很鎮靜，毫無懼色。奧定抽空先到烏爾特爾泉邊一看。諾倫司三姊妹坐在凋零的伊格特萊息爾生命樹之下，臉罩着薄紗，悄悄地沒有一點兒聲息；她們旁邊放着一個破網。奧定在看守智慧泉的老人密密爾的耳邊說了幾句話，就又趕回尾格呂特大戰場。

現在兩軍的人都到齊了。在這一邊是堅決的鎮靜的阿息爾們，伐娜司們，和厄音赫列阿爾們。在另一邊是關烘烘的一羣，火焰巨人蘇爾禮爾，猙獰的霜巨人們，赫爾的死白色軍隊，洛克和他的妖魔的幫手，惡犬加爾姆，芬利斯狼，和巨蛇俞爾芒甘特爾。這最後的兩位噴出煙火和毒霧，瀰漫了全宇宙。

無數年的老讐現在一齊迸發；兩方面的人都出死力相拚。奧定敵住了芬利

斯狼，菽耳對付着巨蛇俞爾芒甘特爾，體爾則和惡犬加爾姆成了對手。佛利和蘇爾體爾，赫姆達爾和洛克，斷打在一處。其餘的神和厄音赫列阿爾們也顯示威武。但是命運早已指定神們必得失敗，首先是奧定殺死了。由芬利斯狼所代表的惡的潮流，即使是奧定也抵抗不住。芬利斯狼愈鬥愈勇猛，他的身體也愈放大，直到後來他的血口上撐住天，下挫着地，將奧定活吞了下去。

沒有一個神能够抽身救奧定。佛利雖然勇武，却被蘇爾體爾的火劍刺中了要害。赫姆達爾稍佔上風，可是當他一刀砍死了敵人的時候，他自己也傷重而死。體爾和惡犬加爾姆也遇到同樣的結果。菽耳和巨蛇俞爾芒甘特爾惡戰了半响，居然一雷鎚打死了這妖魔，可是巨蛇身下噴出來的洪水一般的血潮也將菽耳淹死。

尾達爾從戰場的一角衝過去要報父仇。古老的預言現在又要應驗。尾達爾的準備得很久，他的厚靴子此時發生作用。他的獨脚踏住了芬利斯狼的下顎，兩手

用力攀住了狼的上顎，竟將這怪物撕成了兩半個。

然而其餘的神和厄普赫列阿爾們，死傷將盡。突然蘇爾體爾揚起火劍亂舞，立刻天，地，以及冥間九界都充滿了火焰。生命樹伊格特萊息爾也化爲灰燼。火又延燒着神們的金宮。大地成爲一片焦土，海洋的水都沸滾。

這場惡火，燒盡了空，陸，冥，三界的一切。善的和惡的，同歸於盡。大地焦黑而破壞，慢慢地往沸滾的海水中沉下去。世界末日果然到了。混沌的黑暗似乎又要包裹了宇宙。

但是北歐人的想像並不就此告結束。他們相信，蘇爾體爾的大火雖然燒燬了一切，却也燒燬了一切惡的；現在是從「惡的破墟」上將有新的善發生，世界將再造，倖免於大難的神們——第二代的神們將再來重整神宮，永爲世界的主宰。

於是，北歐人的想像的於是，經過了不知若干時間，火燒的大地漸漸冷卻，從海水中浮起來，像是洗過一個澡似的清新；日光又照臨這蘇醒的地，蘇爾的女兒繼承父職又駕起日車在天空巡行。這第二個太陽也沒有第一個那樣火熱，所以無須用盾以隔離牠的熱度。這些更有利的太陽光立刻使地面又披上一層綠衣，花和果實又繁榮茂盛。二個人類，女的名爲呂夫（Lif），男的名爲呂夫什拉息爾（Lifelsir），現在也從密密爾的樹林的藏身處鑽出來了。他們是在蘇爾體爾放火的時候躲在那里的，現在是他們出來的時候了。他們做了這新蘇醒的大地的主人，再傳第二代的人類。

一切代表着漸發展的自然力的神們都在那大災難中死了，但是伐利和尾達爾，這兩位代表了自然之不滅的神，却並沒死，現在回到從前神們的遊戲場伊達復爾特來了。在那里，他們又遇到了瑪格尼和摩提，已死的雷神菽耳的兒子

，「力」與「勇敢」之人格化。他們還保存着父親所造的武器——雷鎚。

—— 原先就住在伐娜司（海洋之神）族中爲質的海尼爾也回來了。並且從黑暗的冥間又回來了那位被愛的巴爾特爾和他的兄弟盲目的霍獨爾。這兩兄弟已經和解了，過去的錯誤都已寬恕，現在這光明和黑暗是很調和地同住着。

這一小隊的神腳踏於神宮的故址，突然看見最高的神宮岑利還是巍然無恙。牠的金屋頂正反射着耀炫的金光。於是在這宮裏，再建了第二代的阿司加爾特。

「神之劫難」這故事，也可以從另一方面解釋。我們知道在太古時代，地球上各處經過水川，洪水，以及地心火大噴發等等事件，所以各民族的神話都有世界燬滅及再造的故事。在北歐，洪水的印象大概沒有地下火噴發那麼深，所以北歐沒有洪水的神話而有這火災的 *Ragnarok* 的神話。

但如我們在第一章中所已說，北歐神話太早的受了基督教勢力的侵犯，尙未達到完具而即僵死，所以 *Ragnarok* 雖似結束了奧定等第一代神，却使我們又設想到原來北歐或者尙有尾達爾等第二代神的故事，如果沒有基督教勢力的侵入，或者此 *Ragnarok* 正是「第二故事」的開始而非「第一故事」的結束。

基督教中人之想利用 *Ragnarok* 使北歐的原始信仰和基督教信仰互相妥協，也是很可以從厄達中看出來的。厄達述及 *Ragnarok* 以後，附有一詩，則說奧定等既死後，有至高無上的神——無可名的一神，爲世界的主宰，使善者得福而惡者得禍；又謂別有二天宮以居巨人族及侏儒族，因爲此二族亦不過遂行命運之前定，初非大惡，在新的主宰世界的一神前，此巨人族及侏儒族也應享受同等的待遇。

大小厄達均出於基督教徒之手，故此詩中所謂至高無上，無可名的一神，當即指基督教之上帝。似乎基督教徒保存了北歐原始信仰的前一部分，而利用

Ragnarok 的故事輕輕將基督教信仰隱約地銜接上去，因而北歐原始信仰的後一部分——如果有的，遂從此湮沒消失了。

## 第二十三章 喜古爾特傳說

大厄達的第一部分包括了宇宙之創造，神們的事蹟，及神們之終於喪亡，等等故事，可說是屬於神話的；第二部分却包括了一串的英雄敘事詩，述及服爾松 (Volung) 一家的事蹟，特是服爾松族的首領喜古爾特 (Sigurd) 的冒險，可說是屬於傳說的。在北歐，喜古爾特是最有名的民族英雄；所以喜古爾特的傳說也可說北歐的「史詩」，相當於依利亞特。

在喜古爾特傳說——或普通些說是服爾松傳說——中間，還包括了日耳曼的有名的尼柏隆傳說的材料，以及許多民歌，後來華格納 (Wagner, 德國的大樂曲家，生一八一三年，卒一八八三年) 的名曲萊因金，凡爾凱爾等作，都取

材於此。

民族英雄的傳說，本亦視為神話的一部分，我們也得簡略地述及這有名的北歐「史詩」服爾松格傳說。

服爾松格傳說開始於喜吉 (Sigge)，奧定的一個兒子，有威權，受人尊敬的一個人，直到後來因為妒忌別人打獵比他好而竟殺了那個人，就爲了這罪惡，喜吉被逐於本鄉。但是，神奧定似乎還在眷顧他，給他一條設備得很完全的船和一船的勇士，並且允許他到處打勝仗。

這樣受了奧定的幫助，喜吉的襲擊成爲他的敵人的恐怖；結果他征服了廣大的土地，自稱匈 (Hun) 帝國的皇帝，威權很大。可是到極老的時候，奧定的佑護離開了他了；他的妻屬的親戚用陰謀殺了他。

喜吉的兒子勒列爾 (Rell) 從遠征回來，繼承了大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替父親報仇。勒列爾是一個好皇帝，國內安康；只是沒有兒子，後來他的祈禱感動了衆神之后佛利茄，使侍女蓋娜賜以一蘋果。勒列爾是在山邊散步時接到這從天空墜下來的蘋果的，他憬然片刻以後，省悟是乃神賜嗣子之意，遂持歸和他的妻分食了。後來生一子，名爲服爾松格，很美麗端正。不久，勒列爾夫婦均去世，嬰孩的服爾松格繼爲國王。

服爾松格在位多年，國是更富更強了。服爾松格又是雄才大略的君主，養勇士無數。他們都在勃蘭司托克 (Branstock) 下面分享皇家的食用；勃蘭司托克是一枝大橡樹，起於服爾松格的大宮之中央，直貫屋頂而蔭罩了全座宮庭。

服爾松格已經有十個兒子，第十一個來的却是照耀了他的家庭的女子息格尼 (Siguny)。這位女郎到了待字之年，豔名噪遠近，許多人來求婚，其中有峨

特 (Gotha) 國王息吉爾 (Sigfrith)，終於得了服爾松格的允可，雖然息格尼却是從沒見過這位有幸的求婚者。

結婚的那天，息格尼看見新郎是那樣猥瑣凡庸，迥不是她的哥哥們那樣軒昂的人材，這就心裏不高興。可是爲了家族的體面計，息格尼勉強成婚。她這種悒悒的心情，只有她的哥哥息格蒙特 (Sigmund) 知道。

結婚的喜酒剛吃到一半，大家正在快樂的頂點時，忽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只有一隻眼睛，披一件雲藍色的大袍，身材兒很高。不看吃酒的大衆一眼，也不說一句話，他直走到大橡樹勃蘭司托克的前面，取出一把利劍來深砍入橡樹的粗笨身上。於是，慢慢地轉過身來，他對驚異着睜大了眼的衆人說，誰能拔出此劍，將無敵於天下。說完，這位不速之客就不見了。於是大家都明白這就是神奧定親身來顯示奇蹟給他的後裔看。

服爾松格乃請在座的人去試拔這把劍。第一被邀的，是新郎息吉爾，雖然他用盡平生之力，寶劍却不肯出來。第二是服爾松格自己去試。也沒有成績。九個大王子也都一一去試拔，劍還是牢牢地不肯出來。於是輪到第十王子，最年幼的息格蒙特，却容容易易的拔了出來，似乎劍只是套在鞘子裏一般。

所有在場的人都慶賀這位小王子的成功，息吉爾心裏却是妒忌。他向息格蒙特買這把神賜的寶刀，但被息格蒙特拒絕。息吉爾覺得太掃臉，當下就決心要謀害服爾松格一家，奪取這柄寶刀。

他請服爾松格和他的十個兒子在一個月後到他國內游玩，服爾松格慨然允許了。息格尼猜度得有陰謀，候她丈夫睡着後，悄悄地警告她的父親，勸他不要到息吉爾的國內。服爾松格不肯失信。

新結婚的一對兒歸家去不久，服爾松格的裝滿了人的一船到達息吉爾國境的海岸。息格尼早已在留心守望，一見了自己家裏人的船，就趕快跑下沙灘去

告訴他們不可上岸，爲的息吉爾已經有埋伏。但是服爾松格一家人是什麼都不怕的，他們安慰了息格尼，就帶了兵器上岸。

果然在半途上遇到伏兵了。服爾松格一家人雖然勇敢善戰，但衆寡不敵，老服爾松格死了，十個小王子都被活捉。卑怯的息吉爾並沒在戰場上，現在却高坐着審問這十個王子，奪取了息格蒙特的神劍以後，便要處十人以死刑。

息格尼的哀求並不能救十個哥哥的性命；僅能求得將他們縛在樹林中讓他們餓死，如果不被野獸咬死。息吉爾深恐她私下去看視她的哥哥們，將她囚禁在宮中，一舉一動都有人監視。

每天早晨，息吉爾派人到樹林中去查看那十個服爾松格王子是否還活着。每天的回報是已經死了一個。因爲每晚上有一隻怪獸從林中出來，喫了一個服爾松格王子，只剩下一堆骨頭。待到只剩息格蒙特還活着的時候，息格尼想得了一個計畫，命她的僕人私自到樹林中將蜜糖塗滿了息格蒙特的臉和嘴。

那一晚怪獸又來了時，嗅得蜜的香味，使用舌頭舐息格蒙特的臉，後來竟將舌頭舐進息格蒙特的嘴巴。這是一個好機會。息格蒙特咬斷了怪獸的舌頭，和牠爭鬥，結果，不但殺了怪獸，並且掙斷了束縛，暫時躲在樹林深處。一天，息格尼來收取她的哥哥們的骨頭，息格蒙特從隱匿處出來和她相見。二人把九個哥哥的白骨都收拾好了，發誓必報一家之仇。息格尼回宮去，息格蒙特造了一個茅屋，就在林中住下來。

現在息吉爾已經併吞了服爾松格國土。他快快活活等待第一個兒子生下來。息格尼盼望這個兒子能够替自己報仇的，所以到這孩子十歲時便悄悄地送給息格蒙特，請他訓練這孩子。但是息吉爾和息格尼的混血兒是沒有勇氣的，所以息格蒙特試過那孩子後就送還了息格尼。第二個孩子又生下來了，也還是沒有勇氣，於是息格尼知道不是服爾松格的純血種不能擔負報仇的大任，她決定

了自己犯罪去得這真血種的孩子。

她招進一個年青美貌的女巫來，和她掉換了相貌。於是她找到樹林中的息格蒙特的茅屋，住在那里等候息格蒙特回來。息格蒙特認不出這位風騷的少婦就是自己的妹子，竟和她睡覺了。三天後，假裝的息格尼回到自己宮裏，復了原形。不久就生了一子。嬰兒的聲音和相貌就表明是真正的服爾松格的血種。

這孩子命名爲辛非哇忒利 (Sinfvati)。十歲的時候，息格尼親自試驗他的勇氣，把他的衣服縫在他的皮上，然後猛地扯下來。可是這孩子並不喊痛，反而大笑。息格尼知道他不是尋常人，就送他到息格蒙特處受訓練。

和息格蒙特在樹林中，辛非哇忒利也顯示着異常的勇敢。他學會了北歐武士應有的各種本事，和息格蒙特成爲好朋友。

有一天，他們在樹林中看見一間茅屋內有兩個人睡着，牆上掛着兩張狼皮。息格蒙特知道這狼皮是魔法師用以變人爲狼的，遂取了狼皮，和辛非哇忒利

各人披了一張。立刻他們都變爲狼了，跑出樹林去遇見人就咬。後來狼性更發作，他們倆互相打了起來。因爲辛非哇忒利是年青些且弱些，就被息格蒙特咬死在地下。這慘劇使得息格蒙特回復了本性，守在他的死朋友的身邊，沒有辦法。那時忽然有一對鼯鼠從樹林中跳出來，也互相打起來。結果死了一隻。得勝的鼯鼠跳進了茂草堆中，拿一片樹葉回來攔在死鼠的胸上，死者就又復活了。變爲狼的息格蒙特正在看着，忽然有一隻大鴉銜一片相同的樹葉丟在息格蒙特腳邊。息格蒙特知是神賜，用以救活了辛非哇忒利，就一同回到自己的茅屋裏，靜候那魔術的時效過去，好將可怕的狼皮脫下來。他們守到第九夜，狼皮脫落了，他們仍爲人形，就立刻將狼皮投在火裏燒了。

於是息格蒙特將自己的大響講給辛非哇忒利聽。雖然說是息吉爾的兒子（因爲這兩位樹林中人都不知道息格尼玩的把戲），辛非哇忒利却發誓要幫助息

格蒙特報仇。擇定了一個晚上，這兩位偷進了息吉爾的宮，躲在酒庫裏。不料息格尼的兩個小兒子玩着擲金環的遊戲，一個金環滾進酒庫去了。兩位埋伏的刺客就這麼的被兩個孩子發見，大聲喊起來。息吉爾和他的人驚起拿兵器。息格尼早拉住那兩個小叛賊（即她的二子）推給息格蒙特，叫他殺却。息格蒙特不肯。辛非哇忒利打斷了兩個小孩子的頭頸，跳出來抵抗圍攻的息吉爾的武士。結果是兩人都被捕，息吉爾吩咐將二人閉在那酒庫裏，上面蓋了石板，將他們活埋。當最後一塊石板將被蓋上時，息格尼抱一束稻草投在辛非哇忒利的腳邊。息吉爾的人以為這是什麼只能使兩個刺客多受幾天痛苦的食物。然而當石板蓋好了時，辛非哇忒利打開那稻草束來看，不是食物，却正是那把寶刀，神奧定賜給息格蒙特的那把刀。用了這把神刀，辛非哇忒利和息格蒙特砍通了石板，逃出那被活埋的酒庫。

又得自由了的息格蒙特和辛非哇忒利便在息吉爾宮內放起火來，却把守住

了出口，只許婦女出來。他們大聲呼喚息格尼趕快逃出來。可是息格尼只到門邊擁抱了息格蒙特匆匆地將辛非哇忒利的出世的秘密說過了，就回身跳在火焰中，和她的仇人同歸於盡了。

既已報了讐，息格蒙特和辛非哇忒利就離開峨特地方，回他們的故鄉。他們很受歡迎，息格蒙特做了國王。然後他又娶美麗的蒲爾格林特 (Borghild) 爲妻，生二子，哈蒙特 (Hathord) 和海爾其 (Helge)。後者初生的時候，運命女神諾倫司允許他將來可以被選進伐爾哈拉宮做一個厄音赫列阿爾。

海爾其自幼受育於哈茹爾 (Hogel)，按照着北歐的國王們的易子而教的規矩。在十五歲時，海爾其就非常胆大，曾獨自闖進世仇亨廷 (Hending) 的家中。亨廷的人要捉這胆大的少年，直追進哈茹爾家中，海爾其喬裝的侍女，得脫險而出。

於是海爾其和辛非哇忒利共帶一枝兵去攻打亨廷族。他們的戰爭很猛烈，所以阿司加爾特的神們也派了凡爾凱爾們在戰場上飛翔，準備挑選最勇敢的戰死者帶回伐爾哈拉宮。凡爾凱爾們中間有一個名爲古特倫（Guthrum）的，狂熱地愛上了海爾其的勇敢，竟公然找到他，願做他的妻。亨廷族人都戰死了，只剩下一名爲達格（Dag），發誓不爲自己的族人報仇，留下了性命。可是達格竟沒守誓，他弄到了奧定的弟，殺了海爾其。此時古特倫早已爲海爾其之妻，哭了許多眼淚，悲悼她的丈夫，直到後來在墳中聽海爾其說她的每一滴淚成爲他創口的每一滴血，她才不哭。後來不久，海爾其的靈魂就渡過虹橋到伐爾哈拉爲厄音赫列阿爾的首領，而古特倫也仍舊供職爲凡爾凱爾和海爾其永遠同住在一處，直到世界末日，神之劫難的那一天。

辛非哇忒利也不得善終。因爲他曾因爭鬧而殺了蒲爾格赫爾特（就是息格

蒙特的新后)的兄弟，所以蒲爾格赫爾特屢次想毒死他。辛非哇忒利也知道。後來有一次，他誤聽了息格蒙特的一句話，將一杯毒藥酒喝了，就此死了。息格蒙特悲傷地負了辛非哇忒利的屍體到海邊，看見一個獨眼老人駕一條舟來，載上那屍體，就不看見。這是奧定親自來帶辛非哇忒利到天上。

息格蒙特乃廢逐了蒲爾格赫爾特，別娶美麗年青的黑烏爾迪司 (Hiodis)

。曾有許多人要求黑烏爾迪司的美手，但震於息格蒙特的大名，黑烏爾迪司就嫁了他。萊格尼 (Lygni)，本是亨廷族，也曾求過黑烏爾迪司的手而被拒絕，現在就起了大兵來攻打息格蒙特。雖然息格蒙特已經很老了，勇力還是不差。他打死了許多萊格尼方面的人，直到後來一個獨眼高身材的不識的戰士忽然衝進來舉杖攻擊，息蒙格特用他的神所授的刀去招架，不料刀竟碎為片片，這樣沒有了武器，獨眼的戰士忽然又不見，可是息格蒙特亦為敵人所殺。

勝利屬於萊格尼，所有的服爾松格族人都被殺死，萊格尼離開戰場趕去想

佔據息格蒙特的王位。並強迫美麗的黑烏爾迪司爲妻。然而黑烏爾迪司恰正躲在戰場旁的密草中觀戰，現在看見萊格尼走了，就從藏身處出來擁抱了垂死的息格蒙特。這位老英雄吩咐她寶藏着他的寶刀的碎片，又說家門的大仇將來要由懷孕中的孩子來報復。黑烏爾迪司此時正已懷孕在身。

息格蒙特氣絕了，黑烏爾迪司正在悲哭，她的侍女忽報有一隊尾金來了。於是再躲入密草中，黑烏爾迪司和她的侍女互換了服裝，然後出來見尾金的首領愛爾夫（Alf）。她們把經過的戰事說得那麼詳細，以至愛爾夫也高興極了。他敬重息格蒙特，收拾了屍身去舉行隆重的葬儀，然後帶黑烏爾迪司及其侍女回他的本國。

愛爾夫對於這兩個女人的主從關係有懷疑；他用方法試出了誰是真正的黑烏爾迪司就要娶她爲妻。黑烏爾迪司的條件是須得好好看管她的未來的兒子。

後來黑烏爾迪司果然生產一子，命名爲喜古爾特。最聰明的萊金（*Rege*）擔任了這個孩子的教育。萊金不但知道一切的事，並且知道他自己將來死於一青年人之手。

喜古爾特漸漸長大了，聰明勝過他的先生。他知道打造兵器，知道魯納文字，又善辯論；而且是無人能敵的勇士。到了成人之年，他向愛爾夫要一匹好馬，當他去選馬的時候，神奧定又親自來指點他選了一匹原是奧定的坐騎的後代的好馬名爲葛臘納。

有一個冬天晚上，喜古爾特和萊金圍着火坐，萊金彈琴唱一首詩，自敘他的生平事蹟：

赫呂特瑪爾是侏儒國君，有三個兒子；長名發夫尼爾（*Hofni*），有的是大膽子和強臂膊；次名奧忒爾（*Ottar*），能變形爲各物；三名萊金，有聰明的頭腦和一雙能幹的手。爲的要獻媚於赫呂特瑪爾，這第三子建築一座房子，鑲

着黃金和寶石，而勇敢的發夫尼爾就做了守衛者。

有一天事情來了。奧定，海尼爾，洛克，這三位神喬裝爲人類到了赫呂特瑪爾的家。在門口，洛克看見一隻水獺躺在日光下。這實在就是赫呂特瑪爾的第二個兒子的變形，可是洛克不知道。他殺了這水獺，負在肩上，預備做一餐好夜飯。三位神進了赫呂特瑪爾的房子，立刻就被擒住了。赫呂特瑪爾要他們償兒子的命，除非他們能夠獻納金子來裝滿水獺皮。他先放了洛克，讓他去設法收集金子來。

洛克找到了地下的黑侏儒，盜擄奪了他所藏的金子，又取了他的「可怕的盔」。但是因爲那水獺皮是會自己擴大的，洛克覺得金子不夠，又強搶了黑侏儒的「聚金指環」。這指環能吸引金子來，猶如磁石的吸鐵。即使那位失了寶物的黑侏儒詛咒得此指環者將逢殺身之禍，洛克也不管。

既回到赫呂特瑪爾的家，洛克舉出搶來的金子投在水獺皮上。可是水獺皮

隨即擴大了，洛克的金子只見得太少。沒有辦法，洛克只好犧牲了他強搶來的聚金指環。於是三位神方能自由回去。

現在黑侏儒的咒詛可就要應驗了。發夫尼爾和萊金都要分得一些金子，可是金迷的赫呂特瑪爾什麼也不給。發夫尼爾乃殺了父親，又將要求分潤財產的萊金驅逐出外。直到現在，萊金成爲流浪者，全靠他的聰明過日子。至於那發夫尼爾，既久踞於他的金寶上，遂化成一條可怕的龍，住在格尼泰海特（Gnithaheid）。

萊金唱完了他的故事，問喜古特爾可願幫助他去復仇。喜古爾特答應了，惟先須萊金爲他鑄造一口好刀。萊金鑄造了兩次，都被喜古爾特折斷。後來喜古爾特從母親取來了父親所遺的碎刀片，方才造成了一口折不斷的好刀。

喜古爾特先和萊金到服爾松格的家去復仇。他殺了萊格尼及他的一切族人

，然後再和萊金要找那條龍算舊帳。

他們在山裏騎行，山路是一步一步高起來，後至一荒涼砂磧，萊金說這就是發夫尼爾所居之地，請喜古爾特一個人前進。喜古爾特走了許多時，遇見一獨眼老人，指點他須在這裡掘壕溝，等待那毒龍出來時用刀刺牠的心。毒龍是每天經過這砂磧，到河邊去喝水的。喜古爾特依教掘了壕溝，躲在裏頭；當毒龍在溝上經過時，喜古爾特看準了龍的左胸刺一刀，果然殺死了這妖魔。

萊金看見危險過去了，方才走近來。他恐怕喜古爾特也要索報酬，就先抱怨喜古爾特不應該竟殺了他的哥哥。他說一命抵一命的話姑且不提，只要喜古爾特替他挖出龍心來燒好了給他喫，他也願意和解了。喜古爾特慨然答應，暫時充當一次庖丁。萊金等着龍心來吃，一面又在打定主意，如何暗算這個年青人。

喜古爾特將龍心煮了一會兒，使用手去摸，想試試看是否已經燒爛。不料

灼燙了手。他將手指放在自己嘴裏吮一下，像是被灼燙的人們所常做的樣子，立刻奇事來了；龍血一碰到他的舌頭，他突然聽得懂鳥的說話了。此時正有許多鳥在他四周啾啾地叫。喜古爾特用心一聽，知道鳥們是在對他說：萊金不懷好意，應該殺了萊金，擊了他的金子，因為這是喜古爾特應有的戰利品，至於龍心和龍血，則喜古爾特可以自己喫。這些鳥的忠告正合喜古爾特之意，他就殺了萊金，喝了龍血，又吃了大半個龍心，留下一小半預備後來再吃，取了「可怕的盔」，聚金指環，將金子裝在他的馬背囊裏，他坐在鞍上再細聽鳥們還有什麼話。

他聽說山裏有一個睡着的女郎，身邊圍繞了猛烈的火焰，只有極勇敢的人能夠走過去喚醒她。喜古爾特所要幹的，正是這種樣的冒險。於是他就去找。

他經過了極長而且難行的山路，終於在佛蘭克蘭

(Frankland)

的印達爾菲爾

(Hindartfall) 看見一座極高的山峯似乎隱隱有火焰噴出來。

喜古爾特從山麓上去，火焰是更加利害了，待到了山頂時，他看見一個火焰的圓圈，呼呼地響着，即使是最勇敢的人也會望而却步，但喜古爾特記起了鳥的話，便衝進這火圈子。現在那奔掣的火焰突然熄滅了，喜古爾特依着一條白灰的路徑往前去，走到了一座堡壘。堡的巨門是大開着，喜古爾特縱馬直入，毫沒有阻攔。這裏是沒有一個人的。終於在院子中間，他看見披甲帶盔的一堆什麼東西蜷伏着。喜古爾特下了馬，將蜷伏着的那人的鐵盔揭開來時，他不禁驚叫起來；原來不是一個戰士，却是一個極美麗的女郎。他用種種方法想喚醒她，可是都無效。後來他脫她的甲，甲內襯的是雪白的女長袍，她的金色頭髮紛披在腰間。甲上的最後一扣子解開了時，女郎突睜開了她的美目。一線陽光射在她臉上，她的眼睛放出光彩。她回眸看那位救她醒來的少年戰士。只在這一小時，這一對兒就互相愛上了。

女郎講她自己的故事：她的名兒是勃倫喜爾特（Brynn，有些神話故事說她是古時一國王的女兒，爲奧定收去作爲凡爾凱爾的，但也有說她是奧定的女兒）。她在天上是尊榮的凡爾凱爾女郎。因爲有一次逆了奧定的意旨，被謫下人寰，且將和人間女兒們一樣地須得嫁個丈夫。勃倫喜爾特爲此很感不安；她生恐她的丈夫是一個卑怯的鶩漢。爲的要使她安心，奧定乃帶她到這里印達爾菲爾來，用「睡角」觸她，使她長眠，使她能在睡眠中保持了青春的美麗與活潑，等候她的命定的丈夫；他又用火火焰的籬笆圍繞在她周圍，這樣，除是極勇敢的人，便不敢進來。

勃倫喜爾特指着倫達爾（Lindale），說是她從前的老家。不論什麼時候，喜古爾特可以到那邊去要求她爲妻。於是喜古爾特將他的「聚金指環」套在勃倫喜爾特的手指上，算是訂婚的定約。他發誓，永久只愛她一個。

據有些傳說，這一對就此分別了。但據另一說，喜古爾特不久就娶了勃倫喜爾特，過了些快樂的時候，然後又不得不離開她以及新生的女嬰孩。這個女孩名為阿司勞烏格（Asulug），由外祖父撫養長大，三歲時藏在琴身裏，逃難出外。半途中，外祖父宿於農家。農人以爲琴中藏有金子，因謀害了那老人，打開琴來一看，卻是好看的女孩子。阿司勞烏格在農家長大後，非常美麗，後嫁一尾金爲妻。

至於喜古爾特和勃倫喜爾特分別的原因，據說是因爲喜古爾特立誓要在江湖行俠，扶弱鋤強，以期不負英雄本色。

喜古爾特漫遊到了尼柏隆地方；這是終年有霧的國，吉烏克（Gjuki）是國內的王，格林赫爾特（Grithild）是后。這位后是很可怕的人，因爲她不但能魔術，且能配合一種藥水，令飲者盡忘前事而服從了她的意志。

他們有三個兒子，根那爾 (Gunnar)，虎格尼 (Högni)，和過托姆 (Gutorm)；還有一女名古特倫 (Gudrun) 則是女郎中間最溫柔最美麗的一個。喜古爾特 受到他們的歡迎。吉烏克 請喜古爾特 多住些時，喜古爾特 也答應了。不久，他的勇敢爲王后格林赫爾特 所賞識，思欲以爲女兒古特倫 的夫婿。因此，有一天，她配好了她的魔法藥水，使古特倫 拏給喜古爾特 喝。結果是喜古爾特 完全忘記了勃倫喜爾特 以及他自己的誓約，却一心愛着古特倫 了。

雖然是微感得忽忽若有所失那樣的心緒不安，但是喜古爾特 終竟向古特倫 求婚而且成功了。他們的結婚使尼柏隆 人都很快樂。喜古爾特 拏出他藏着的半個龍心，給一些古特倫 吃了；以後古特倫 的性情就變了，除是喜古爾特 以外，對於一切人都很冷冷地。喜古爾特 又與根那爾 及虎格尼 結爲異姓兄弟，永遠不仇視。

過了些時候，老王吉烏克 死了，長子根那爾 嗣位。這個青年的國王還沒娶

妻，因此他的母親格林赫爾特正在留心物色，她以為除了勃倫喜爾特再沒有適當的人了，這位勃倫喜爾特，據傳言所稱則是某國王女，居於一金堡中，四周圍繞着火焰，只有能够進這火焰圈子見她的英雄，她方才嫁；據說她是這樣的宣言。

根那爾準備去找這位火焰中的女郎了。他請喜古爾特陪着作伴，又帶了他母親的魔法藥水以備不時之需。但當他到了山頂的火焰圍圈的外面時，雖然他敢上前，他的馬却不敢。無論怎樣鞭策，根那爾的馬只有往後退，不肯上前。但喜古爾特的馬却似乎並無懼色。根那爾因請與喜古爾特易馬。但是喜古爾特的馬也作怪，雖然讓根那爾騎了上去，却不肯動一步。牠是除了主人以外不負責任的！

現在，喜古爾特是帶着他的「可怕的盔」而根那爾又備着魔法藥水，所以

喜古爾特想來如果要和根那爾易形，倒是不難辦到的；根那爾也覺得除此更無他法，也就同意了喜古爾特的提議，讓喜古爾特化爲自己的狀貌進火圈子去求婚。於是喜古爾特進了火圈子，直找到堡內大廳上，遇見了勃倫喜爾特。這一對情人，現在却不相識了；喜古爾特自從喝了格林赫爾特的藥酒，早已盡忘前事，而勃倫喜爾特呢，則因爲喜古爾特已非從前的狀貌，成爲另一人了。

看見又有人闖進來，勃倫喜爾特很吃一驚。因爲她以爲除了喜古爾特便沒有第二人能進來。但她還是坦然來迎接，而且當聽說是來求婚的，她又允許他以丈夫的資格留在她旁邊，因爲她曾經有過嚴重的誓，凡能進火圈子來的，她不能拒絕。

喜古爾特和勃倫喜爾特同住了三天，他的寶刀亮晃晃地出了鞘，放在他的身體與勃倫赫爾特身體之間。他這不近人情的怪舉動很使勃倫喜爾特起疑，喜古爾特則解釋爲神的命令要他的婚儀這樣舉行的。

當第四個早晨來了時，喜古爾特從勃倫喜爾特手指上取下那「聚金指環」，另換了一個，勃倫喜爾特則允許在此後第十天到尼柏隆宮廷來爲妻爲后。

喜古爾特出了那堡，報告根那爾事已成功，便又互換回各人原來的形貌，趕回尼柏隆。關於根那爾求婚的祕密，喜古爾特只對妻古特倫說，又將「聚金指環」戴在她的手指上，完全不想到大禍從此開始來了。

十天後，勃倫喜爾特果然來了。她溫和地爲根那爾祝福，而且讓他引到大廳內；喜古爾特和古特倫正並坐在這廳內。當勃倫喜爾特進來時，喜古爾特剛好也舉起眼來，恰正接受了勃倫喜爾特的熠熠地一瞥。立刻那久長的魔法消滅了，喜古爾特斗然像從夢中醒來似的記起了已往的事。但是，已經遲了。勃倫喜爾特已成爲根那爾的妻，而他，喜古爾特自己呢，亦早已爲古特倫的夫。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勃倫喜爾特表面上還是揚揚自若，可是心裏却爲怒而

熾熱，她常常從丈夫宮中偷偷地跑出來，到樹林中去發洩她的忿懣哀怨。

根那爾呢，也覺得妻對於自己總是冷冷地，便開始起了疑了。他疑及喜古爾特也許竟已老老實實把求婚時易形的祕密告訴了勃倫喜爾特，或者是喜古爾特利用三天和勃倫喜爾特同宿的機會早已先取得了勃倫喜爾特的愛。

喜古爾特却比較的沒有煩悶。他還是天天誅鋤強暴者，贏得弱者的讚頌。

有一天，古特倫和勃倫喜爾特都到萊因河裏洗浴。古特倫要先入水，勃倫喜爾特却又不依，說是她的特權。因此，兩位對罵起來了。古特倫罵她的嫂子不端正，先已有過愛人然後又嫁根那爾的，因舉她自己手指上的「聚金戒指」爲證。聽了這些話，勃倫赫爾特心碎了，又看見那戒指在情敵的手指上，她一言不發，就奔回自己宮中，躺着發悶，不聲不響，也不飲食。根那爾以及王族的人們都來勸慰，想引她說話，然而都無效。直到後來喜古爾特來問候時，她

突然，像久涸而始通的泉水似的，傾瀉出一大批的怨恨的話來，使得喜古爾特的心脹大了，竟爆斷了鐵甲的鉗環。

當時那糟的情形不是話語所能形容的。喜古爾特自承願離棄古特倫，可是勃倫喜爾特不許，且斥喜古爾特出去，說她不肯背負根那爾。

想到有兩個活人都稱她爲妻，是勃倫喜爾特的高傲的心所不能堪的。於是根那爾來了之時，勃倫喜爾特要求他置喜古爾特於死。這使得根那爾的妒忌和懷疑更加深了。可是因爲曾經和喜古爾特立誓不相仇，根那爾拒絕了妻的要求。勃倫喜爾特乃轉而求之於虎格尼。然而虎格尼亦不願破誓，却引過托姆以自代。可是要過托姆允任這件事，也全靠了格林赫利特的魔法藥水。

於是在黑夜裏，過托姆偷進了喜古爾特的臥室。正待下手，却看見喜古爾特的閃閃的目光，便趕快退出來。第二次，他又進去，還是那樣。第三次進去

，喜古爾特已經睡熟了，過托姆乃以矛刺通了他的背和腹。

雖然受了這樣的致命傷，喜古爾特還能坐起來，取下床頭的刀來向逃走的刺客遙擲。過托姆被斬為兩段死於門邊。於是，微聲對驚極了的古特倫說了告別，喜古爾特就絕了氣。

喜古爾特的孩提的兒子也是同時被殺。可憐的古特倫對着兩個死屍只是乾哭，而勃倫喜爾特則大笑。這使得根那爾生氣。他現在深悔不該不阻止這慘劇的發生。

尼柏隆人哀念喜古爾特，舉行莊嚴盛大的火葬禮。許多送葬禮物，許多兵器，還有喜古爾特生前所騎的好馬，都準備一齊火葬。婦人們最不放心的却是古特倫；因為她是沒有眼淚的悲痛。許多婦人想引古特倫哭出眼淚來，可是都無效。直到後來把喜古爾特的頭放在她膝上，她的眼淚這才像暴雨似的下注。

勃倫喜爾特看見了喜古爾特的屍身及其殉葬的寶馬，忽然怨恨喜古爾特的

意思都沒有了。她回到自己臥室中，穿上最好的衣服，將她的物件都賜給了侍女，然後仰臥在床上由短劍刺通了自己的胸脯。

根那爾聽得了這惡耗急來看時，勃倫喜爾特只剩一口氣，恰剛巧能夠說出她的遺囑。根那爾依她的志願，將她的屍身放在喜古爾特的旁邊，中間則放着喜古爾特的寶刀，一如他們在山上堡中所過三夜的狀態。

就是這樣，勃倫喜爾特和喜古爾特同時火葬了。但據華格納的指環一曲所寫，則勃倫喜爾特是騎在馬上，宛如她昔年做奧定的凡爾凱爾的神氣，很悲壯地走入了大火葬堆，是一個更爲悲壯美麗的結局。

古特倫還是不得安慰。她恨她的弟兄們奪去了她的親愛人兒，不願再住在故鄉，往依喜古爾特的後父愛爾夫，他自從黑烏爾迪司死後，已另娶哈康(Hakon)王之女瑣拉(Thora)爲妻。古特倫與瑣拉成了好朋友，古特倫消磨了好幾

年光陰在把喜古爾特的功績繡在地氈上，以及撫養小女兒司溫喜爾特(Swarthild) )，她的一對有光的小眼睛常使古特倫想起了已失的丈夫。

那時候，勃倫喜爾特的哥哥阿忒列(Atle)正爲匈國國君，派人到根那爾處問將何以平他的妹子被殺之怨恨。根那爾的回答是，願以古特倫爲阿忒列之妻，只等待古特倫過了喪服的期限。過了若干時，阿忒列要求履行預諾了。於是尼柏隆兄弟們，以及他們的母親，去找到了逃亡的古特倫，又用了魔法藥水的幫助，居然慫恿她離開了小小的司溫喜爾特，去做阿忒列的妻。

然而古特倫暗中不滿於阿忒列；他的惡品行使她不樂。雖然生了二子，愛爾激(Elle)和綺忒爾(Hilde)，曾不能稍減她懷念司溫喜爾特的心。她的思想常眷念於過去，常講到過去的事，萬想不到她所說的尼柏隆的富有，竟引起了阿忒列的貪心，祕密地計畫着如何奪取這國土。

阿忒列終於派了他的手下人克爾弗洛特(Kerfrid)去邀請尼柏隆的親王們

到他國內來游玩，意要等他們來時殺了他們。但是古特倫已經看破了這陰謀，也派人送魯納文字的信及「聚金指環」給她的哥哥們；在指環上她用狼毛纏着。不料她的使者在路上將魯納文字移動了一部分，以至適成相反的意義；因而根那爾就決定接受了阿忒列的邀請，雖然虎格尼和格林赫爾特都以為不可去。

在動身以前，根那爾和虎格尼同到萊因河上，將那尼和隆的傳國寶祕密地埋在河底一深洞內，並誡虎格尼誓勿洩漏。

於是根那爾和虎格尼就帶了阿忒列的來使克納佛洛特上路程去了。他們經過了許多冒險，然後到了匈國，立於阿忒列的宮內。那時，他們知道落了圈套，便先殺了克納佛洛特，準備決一死戰。

古特倫也來了。看見必須一戰，她也擊了兵器，幫助她的哥哥。當匈人第一次衝殺上來的時候，根那爾彈他的箏，鼓勵他自己方面的人們的勇氣。在第

二次相搏戰時，根那爾捨了箏，也加入戰鬥。他們三次擊退了敵人。後來其餘的人都死了，只剩下根那爾和虎格尼二人，傷重而且力乏，遂爲敵人所擒。

阿忒列審問根那爾兄弟二人，要知道尼柏隆的傳國寶藏在何處。兩兄弟都是一句話也沒有。直到後來已經受了許多毒刑，根那爾乃說他曾經發過誓，除非他的兄弟虎格尼已死，他決不宣布那秘密，而且除非他吃了虎格尼的心，他決不相信他已死。

爲貪心所驅，阿忒列乃命殺虎格尼而挖他的心來。可是阿忒列的手下人不敢殺虎格尼那樣的英雄，私自殺了一個怯弱的壞人喜阿列（Higel），取他的心爲頂替。但是根那爾一見這顆怯弱的心在盤子裏只是發抖，他就大罵，說虎格尼勇者，他的心不會如此發抖。於是阿忒列下第二次命令。於是真的虎格尼的心掣上來了。根那爾看見那鐵一般似的心，知道是真的了，就回頭對阿忒列說，現在虎格尼已經死了，只剩他自己是知道那秘密的，所以這秘密是無論如何

不會洩漏的了。

怒極了的阿忒列於是吩咐將根那爾投入一毒蛇洞中。他的兩手被縛。他們把他的箏也投下去，所以他就用足指彈箏，引得那些毒蛇都入睡了。只有一條蛇，據說是阿忒列的母親的化身，却不入睡，將根那爾咬死了。

阿忒列大張筵席慶賀他的勝利。他命令古特倫在筵前侍候，却不知道古特倫已經殺了他的三子，煮熟了他們的心作為肴膳，血混在酒裏，又巧妙地將他們的顛骨作為酒器。阿忒列和他的賓客都喝醉了時，古特倫就放火燒宮，對不能逃走的阿忒列宣布了她的報復，也躍入火中死了。另一傳說則謂古特倫用了喜古爾特的刀殺死了阿忒列，載他的屍身投於海中而後她自己也蹈海而死。第三傳說那就差得很多。這說古特倫蹈海後並沒死，却被海潮冲到了約娜柯爾（Jonakur）國王的境內，後為約娜柯爾之妻，生三子。並且她又得和她的女兒同溫喜爾特再團圓。司溫喜爾特已是很美麗的姑娘了。

關於司溫喜爾特的結局，據傳說則謂她許嫁於峨特王厄爾曼列西（Ermund，Froh）。這位國王特派了兒子蘭特物爾（Randvotr）和一臣西別乞（Sibich）來迎娶。西別乞是一個壞人，想要謀奪王位，因進讒於厄爾曼列西，謂王子蘭特物爾見新后美，曾試要姦淫她。這使得厄爾曼列西大怒，遂縊死了蘭特物爾，並命以馬踐死司溫喜爾特。可是這位喜古爾特和古特倫所生的女兒是這樣的美，野馬也爲之避道，沒有一匹馬傷及司溫喜爾特的分毫。後來還是用大氈來遮在司溫喜爾特的身上，這纔由許多馬足將她踏死。

知道了女兒被殺的消息，古特倫命她的三個兒子去報仇；她給他們以兵器及甲盔，這甲盔是只有石頭能損傷。不久，她因悲憤過度，先就死了。

三個兒子進了厄爾曼列西的國境，長子蘇爾列（Sorli）及次子哈姆迪爾（Hamdir）以爲他們的三弟厄爾激（Erk）太小太弱，未必能有多大幫助，遂把

他先殺死。他們兩個於是去打厄爾曼列西，砍去了他的手和足，正待殺死他，忽然出現一獨眼的老人指導旁人以石塊擲擊這兩位報仇的少年。於是因為他們的甲不能抵抗石頭，這兩位少年就都死了。

以上便是服爾松格傳說的概略。關於這傳說的解釋，也有歷史的與自然現象的兩種。歷史的解釋謂阿忒列及根那爾都為歷史上的人物。阿忒列為暴君阿底臘 (Attila)，根那爾則為葡爾根第 (Burgundia) 的國君根第卡列烏司 (Gondioc) (Gothic)，於四五一年與其弟被殺，國亡於匈人。古特倫則為葡爾根第國的公主伊爾迪可 (Idigo) 在新婚之夕手刃了她的丈夫暴君阿底臘。她所用的刀就是戰爭之神體爾的那把刀。我們在第六章中曾經講到過這件事。

至於自然現象的解釋則謂服爾松格族的英雄如喜吉，勒列爾，服爾松格，息格蒙特，和喜古爾特都是輪流地代表着太陽的。他們的兵器都是閃亮的刀，

那是太陽光線的象徵，而且他們都是走遍世界誅劔惡人的，——寒冷與黑暗的妖魔。喜古爾特，像巴爾達爾似的，爲人人所愛；他和勃倫喜爾特，這黎明的女郎，結婚，可是不能長久相處，只在他將沒落時又遇見了她。喜古爾特的火葬也是象徵了落日的，正和巴爾特爾的火葬一樣。殺毒龍發夫尼爾又是象徵了日光之征服了寒冷與黑暗。

但在上二說以外，我們還應該不忘記神話和傳說又是多少反映着原始時代的生活習慣和道德觀念的。佛利茄又是奧定之妹這神話，我們可以想像原始人中間曾行過血族結婚，現在從服爾松格傳說，我們又可以想像這傳說創造時代的風俗習慣，雖然這傳說的背景是近乎半歷史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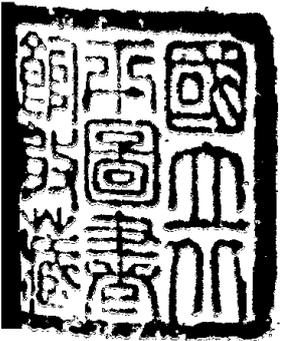
## 參 考 用 書 表

1. Saemund's Edda, (or Elder Edda).

by Kaufman.

8. Teutonic Myth and Leg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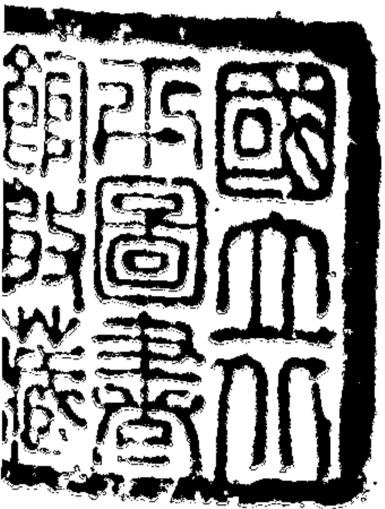
by D. A. Macgurnie.



by Kauffmann.

8. Teutonic Myth and Legend.

by D. A. M. openzie.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盧騷懺悔錄

盧騷著  
張競生譯

精裝一冊 定價二元四角

文

學

徐蔚南譯  
法郎士著

精裝一冊 定價一元

女優泰倚思

◆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

# A B C 叢書目錄

每種每冊平裝五角  
精裝六角 八五折

## 文學

文藝論 A B C 夏丐尊著

文藝批評 A B C 傅東華著

文化評價 A B C 葉法無著

詩歌原理 A B C 傅東華著

小說研究 A B C 玄珠著

農民文學 A B C 謝六逸著

中國文學 A B C 劉麟生著

詩歌學 A B C 胡懷琛著

詩經學 A B C 金公亮著

詞學 A B C 胡雲翼著

元劇研究 A B C 吳瞿安著

中國神話研究 A B C 玄珠著

近代文學 A B C 吳雲著

騎士文學 A B C 玄珠著

## 童話神話

童話學 A B C 趙景深著

神話學 A B C 謝六逸著

希臘神話 A B C 汪儻著

北歐神話 A B C 方璧著

## 中國文學

文字學 A B C 胡樸安著

文法解剖 A B C 郭步陶著

文體論 A B C 顧蠡丞著

美國文學 A B C 曾虛白著

德國文學 A B C 李金髮著

俄國文學 A B C 汪儻著

意大利文學 A B C 傅紹先著

## 藝術

藝術哲學 A B C 徐蔚南著

獨幕劇 A B C 蔡真暉著

歌劇 A B C 張若谷著

(一) 錄目書叢 C B A

音

樂ABC張若谷著

倫理問題ABC葉法無著

法律學ABC朱采真著

國

畫ABC朱應鵬著

中國倫理思想ABC謝扶雅著

繼承法ABC汪波著

洋

畫ABC陳抱一著

宗教

憲法ABC孫曉村著

圖

畫ABC陳之佛著

宗教

國際法ABC朱采真著

構

法ABC豐子愷著

宗教學ABC謝羔頌著

市政

攝

影學ABC吳靜山著

佛學ABC太虛著

哲學

政治

哲

學ABC張東蓀著

政治學ABC朱采真著

都市論ABC楊哲明著

西

洋哲學ABC謝頌羔著

政治思想史ABC高希聖著

市政計畫ABC楊哲明著

人

生觀ABC張東蓀著

中山政治ABC朱采真著

市政管理ABC楊哲明著

結

婚論ABC郭真著

黨義ABC朱翊新著

市政工程ABC楊哲明著

戀

愛論ABC郭真著

外交ABC常書林著

交通

精

神分析學ABC張東蓀著

法律

交通管理ABC楊雋時著

論

理學ABC朱光萃著

倫理學

法律哲學ABC施憲民譯

鐵路學ABC楊雋時著

(三) 錄目書叢CBA

道路學ABC 楊哲明著

銀行學ABC 蒯世勳著

婦女運動ABC 汪彬華著

經濟

經濟學ABC 李權時著

匯兌學ABC 王澹如著

教育哲學ABC 瞿世英著

財政學ABC 李權時著

保險學ABC 張伯箴著

教育學ABC 黃梁就明著

貨幣學ABC 沈藻墀著

廣告學ABC 蒯世勳著

教育史ABC 李浩吾著

統計學ABC 蔡毓聰著

售貨術ABC 張家泰著

黨義教育ABC 江卓羣著

會計學ABC 竺家饒著

國際貿易ABC 王澹如著

藝術教育ABC 豐子愷著

審計學ABC 鄭行巽著

社會學ABC 孫本文著

民衆教育ABC 范望湖著

分配論ABC 殷壽光著

社會政策ABC 郭真著

職業教育ABC 潘文安著

農業合作ABC 王世穎著

社會思想史ABC 徐逸樵著

職業指導ABC 潘文安著

信用合作ABC 侯厚培著

生活進化史ABC 劉叔琴著

教育心理學ABC 朱兆萃著

商業

商業學ABC 羅宗善著

人口論ABC 孫本文著

教育測驗ABC 朱翊新著

工商管理ABC 張家泰著

優生學ABC 華汝成著

小學行政ABC 魏冰心著

產兒制限ABC 高希聖著

家族制度ABC 高希聖著

各科教學ABC 范雲六著

做學教ABC 徐德春著

做學教ABC 徐德春著

做學教ABC 徐德春著

圖書館學ABC 沈學植著  
軍事學ABC 張崇玖著  
微積分學ABC 王士濬著

史地  
體育  
心理學

歷史學ABC 劉劍橫著  
田徑賽ABC 蔣湘青著  
心理學ABC 郭任遠著

中國史學ABC 曹聚仁著  
變態心理學ABC 黃維榮著  
羣衆心理ABC 陳東原著

東洋史ABC 傅彥長著  
科學論ABC 王剛森著

西洋史ABC 傅彥長著  
進化論ABC 張慰宗著

日本史ABC 李宗武著  
相對論ABC 王剛森譯

人文地理ABC 李宗武著  
建築學ABC 楊雋時著

自然地理ABC 王益厓著  
物理學ABC 周毓莘著  
測量學ABC 楊雋時著

海洋學ABC 王益厓著  
化學學ABC 周毓莘著

電學ABC 王剛森著  
衛生學

演說學

數學

衛生學ABC 沈舜春著  
性學ABC 柴福沅著

演說學ABC 余楠秋著  
辯論術ABC 陸東平著

幾何學ABC 王劍生著

軍事學

解析幾何學ABC 龐守白著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印刷

北歐神話 ABC 下 (全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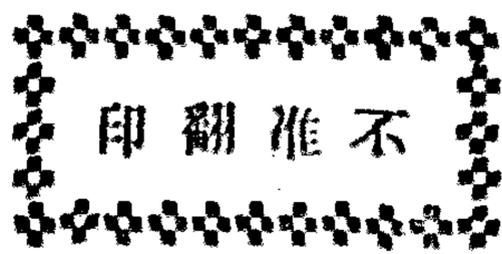
〔平裝五角 精裝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方璧

出版者 ABC叢書社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不准翻印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284.7
740-33 :2